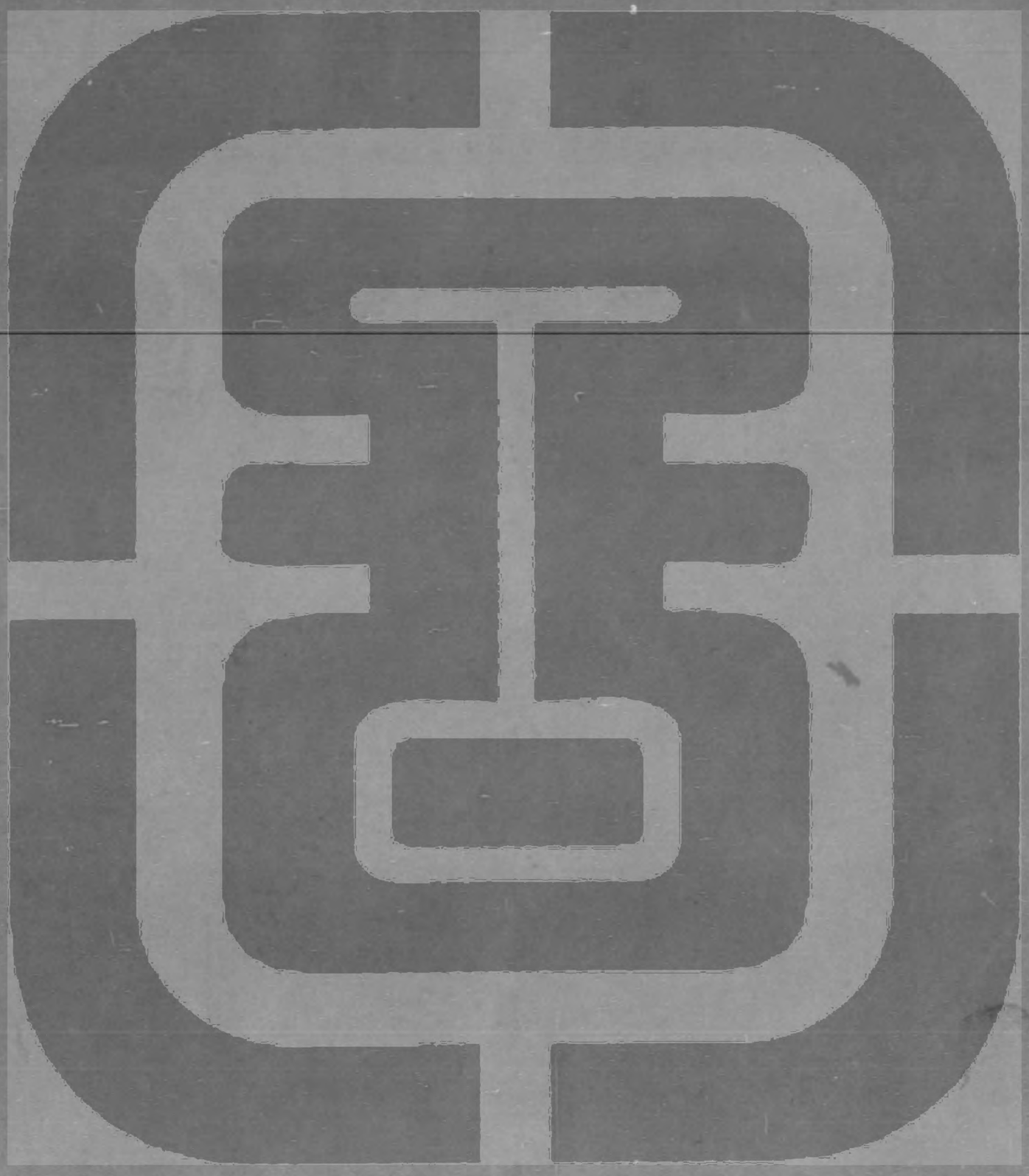


政事

備禦

閱武詔

置十二軍詔

脩緣邊障塞詔

寬繕治器械功程詔

驪山講武賞慰將士詔

鎮兵以四年為限詔

誡勵諸軍州牧將詔

遣使選擇邊兵詔

遣榮王琬往隴右巡檢處置勅

禁諸道將士逃入諸軍制

禁諸道將校逃亡制

命郭子儀等出師制

停河中節度并耀德軍詔
發兵屯守諸鎮詔
優奬西北庭將士詔
還馬燧賞軍士家財詔
遣胡証巡邊詔
嶺南用兵德音

閱武詔

安人靜俗文教為先禁暴懲凶武略斯重比以喪亂日久黎庶凋殘是用務本勸分冀在豐贍而人蠹未盡寇盜尚繁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農收已畢煞氣方嚴宜順天時申曜威武可依別勅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巡撫親臨校閱（武德元年十月）

置十二軍詔

天生五材司物資其器用武有七德撥亂所以定功故黃帝垂衣尚有阪泉之戰放勛光定宅猶丹浦之師禁暴安人率由茲道創業垂統莫此為先以是周置六軍每習蒐狩漢增八校畢選驍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蠻姦宄不萌虔劉息志季葉凌替軍攻湮亡行卒列不修旌旗殊雜部五符籍空有調發之名逗撓之興竟無討襲之用遂使夷狄放命盜賊交侵戰爭多虞黔黎殄喪朕命受天命撫育萬方爰自義師克成帝業至加超乘之士莫匪百金彀騎之材豈唯七萃今雖關塞寧謐荒裔肅清伊洛猶蕪江湖尚便役車未息戎馬載馳武備之方尤宜精練所以各因部校序其統屬改授鉦鼓創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號庶使前茅後勁類別區分玉帳絳宮刑德允備蹈茲場大譬彼椒蘭大定戎衣正戈斯在（武德二年七月）

脩緣邊障塞詔

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視所以作固京畿設險邊塞式遏寇虐隔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喪亂黔黎凋盡州城空虛突厥因之侵犯疆場乘間幸釁深入長驅寇暴滋甚莫能禦制皇運已來東西征伐兵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子涇渭踐未稼駭懼居民喪失既多虧廢生業朕分命師旅挫其鋒銳頻獲名王每夷渠帥然而凶狡不息驅侵未已御以長筭利在脩邊其北道諸州所置城寨粗

已周未遍未能備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寢然蕃情難測更事修葺僉日宜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資力役畚臿之用興發且多念彼劬勞用深怵惕加以普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即科召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予不信但民惟民邦本本固邦寧醜慮憑凌寔為民患其城寨鎮城須有修補審量遠近詳計功力所在軍民且共營辦所司具為條式務使成功宣示閭里明知此意 武德九年九月

寬繕治器械功程詔

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制先定章程故百工咸理五材畢舉雖沿革有所而此途莫爽但欽明之后役自于來昏亂之朝刑盡民力或祁寒隆暑未獲小康或俾夜作明繼之以燭淫費不已凋喪為期朕祗奉明命撫臨億兆愛有之心發於寤寐每咨謀卿士詢訪芻蕘何嘗不以節儉為德憂矜在慮自非田疇秸穫軍國資須未曾別使一人轍求一物每有丁匠之所但申戒作之司今其寬立功程務從閑逸少府僚屬莫不聞知而營造牟鎧催督非理竭入之力以來已功朝夕左右尚乖期約遠方勞役何以克堪雖四海之內無餘經始然繕治器械修葺城隍及隄防浸決橋梁毀壞既不獲已必藉人功皆須慰彼民心緩其日用宜班告天下以知朕意 正觀元年七月

驪山講武賞武 蘇頲

門下傳不去乎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皆兵之由也故文事必有武備曜德在於觀兵所以外清蠻貊內輯華夏其經濟之致歟自有隋失道三靈改卜我唐受命百姓與能四罪而天下服一戎而天下定航海梯山罔不率俾休牛歸馬示不復用化貸羣物刑清百年而制軍為旅先王分職在祀與戎前史垂訓則未學也孰可弃之往以韋氏搆逆近又兇魁作禍則我之宗社危如綴旒故斬長虵截封豨戮梟鏡掃攙搶使武之不脩人何克乂朕以薄德皆奉聖謨濟邦家之多難畏君父之嚴旨撫茲億兆若臨泉谷雖重譯雲歸和親日至遂五兵之不教慮七德之未康今孟冬戒時農事爰隙驪山之下鴻門在橫層阜以南屬耿長川而北流嚴霜初霣疾風始至以時而命羣師得地而臨武臣料其勝負詳其進退以振國威用蒐軍實故被堅執銳干戈有容練卒陳師金鼓以節上應於天也

下順於人也三光之靈可接五行之德斯用將孫吳不遠頗牧同時非
熊所期怒蛙知勸布三令詢九章且閱宣場之儀若觀華壚之礼情兼
慰賞義弘寵錫惟比畿甸比經水旱惣集士馬頗有煩勞由念元元更
資勤恤其講武使各賜物一首段將軍各八十段中郎將各六十段郎將
及左右軍長史各四十段折衝果毅各三十段押官六品已下各二十段新豐
百姓宜免来年地係置頓使賜物一百段緣頓踏踐麥苗給米酬直主
者施行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

鎮兵以四年為限詔

王者制五服綏四方申晝郊畿奄固封守是乃選徒興役櫛寇備邊
欽若前載率由茲道朕以薄德紹膺丕運奉天明命為人父母永惟綏
養鑒寐以之每念征戍良可矜者其有涉河渡磧冒險乘危多歷年
所遠辭親愛壯齡應募華首未歸聽言勞止期於折衷但磧西諸
鎮道阻且長數有替易難於煩擾其鎮兵宜以四年為限散支州縣
務取富戶丁多差遣後量免戶內雜科稅其諸軍鎮兵近日遞加年限
者各依舊以三年二年為限仍並不得延留其情願留鎮者即稍加
賜物征人願往聽復令行惟貴勞逸且均公私咸適宣布遐迩識朕
意焉 開元五年五月

誡勵諸軍州牧將詔

分命督將保寧疆且變無知之俗長為不叛之臣必也仁明在乎清整
若脂膏不潤毫髮無私開懷納戎張袖延狄彼當愛官吏猶父
毋安國家如天地欲其亡散庸可得乎若其心不至公所視惟利放縱
部曲阿容子弟比乃求鷹鸇以馴乳使豺狼以掌牧欲其輯寧庸可得也
往年歲在荣府綏統非方近日張知運在單于徵調失所遂令東故亂
北虜披猖爰遣征伐之勤頗戒澹疾之誥言念於此可為深戒今諸
蕃歸降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歯安置風俗未
通言語不達至於畜養實務綏懷宜令所在軍州牧將等倍加恤申
其寬盡其理問疾苦知飢寒公私不得相侵巨細必令無擾儻處駈
多辟威恩不孚龜玉之毀典刑斯及御史出日仍詔察以聞 開元五年八月

遣使選擇邊兵勅

為國之道莫不欲家給人足令行禁止而旅談者苦疆場之戍役偶語

者傷户口之凋殘且夫懷土重迁人之常性離邦去里孰無其情或委非其才或政非其要致令父不保子兄不寧弟并邑有流離之怨道路有呼嗟之聲靜言思之良可歎息是以晝興不食夜分寢不庶息彼獘政就此凉風故發使車以巡郡縣其承前處置不利於人即宜當處商量隨事釐革其緣邊兵士等或遠辭鄉壤久事戎旃飢寒而衣食不充疾病而醫藥不極邊烽忽警將何以堪宜令使人各視勞苦其有年盛衰暮或抱瘝羸弱即與軍司選擇給粮放還行人之家 十開元二年九月日

遣禁王琬往隴右巡案處置勑　孫逖

勑遏寇防邊在於有備興師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尤資振旅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上柱國禁王琬自往隴右巡案處置庶弘廟略因達誠懷宜於關内及河東納資飛騎并諸人中間召取捷兒三五萬人赴隴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放還仍於當道軍將内銓擇一人與所由簡召應給粮賜所司速作條例處分

禁諸道將士逃人諸軍將　常袞

勑頃以寇難未平師徒尚聚嗟我有衆勤王積勞各隸戎麾安於所屬恩信素給父而益懷親同父子之軍戰有手足之扞上下相得死生以之爵禄相先尉薦亦厚或有見利而動不顧所從棄軍畔官改事新將且携阻而至雖納而見疑所欲僥求終乖始望至於任用之際賞勸之間必以固勞苦之人父服習於事既親又信固先及之當不使後居其上親廢其舊也況貳於統部撓我師律棄恩不義犯教不忠何名節之頻虧亦功勞之可惜今未息邊患猶張威武實賴于城致命之臣叶心戮力勤悴于外忠衛王室也所以解衣推食恤其暴露念東山之不歸歌采薇以勤息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休戚必同終始宜保豈輕於去就而自貶累哉如聞諸節度及團練使下官健多有逃入諸軍亡而不追浸以成弊議於軍令事則非輕念以戎勳恕其既往自今已後功宜禁絶應有此色諸軍不得輒容差人遞還各付所統其額内官健有逃死者不須更填宣示軍州各知朝旨

禁諸道將校逃亡制　常袞

勅軍興以来十有四載未息戎備尚勞師徒各以名数隷於麾管朕念三軍之勤役率萬姓以供饋躬自節儉而贍濟之定尺籍伍符厚其資糧扉屨掖庭織室俾給戎衣鉤盾美田亦調軍食推誠惠養靡不至焉雖感激忠義勇於赴難而差次官賞固不遺勞誠宜戮力以永所事如聞諸節度及團練使下官健多有逃入諸軍去其所犯從犯我明禁在於國令固合懲姦眷其戎勲尚容改過自今已後切宜禁止應有此色諸軍不得輙容差人遞還各付所統其額内官健有逃死者不須更填宣示軍州令知朕意

命郭子儀等出師制

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還淳於至道清静無事保合大和濟於羣生洽于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争也盖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懷之所未諭不式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黄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内愧中夜以興至如易簡寛仁龔默玄澹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以來属當多難伊川有盗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将江湖海島伏戎数輩其在右武安能解嚴所以請于宗廟親授經略誅詰姦宄摧殄暴強三年之間方内底定此皆皇天祐我烈祖羣后戴予一人是用集大勲于國家保萬姓於區夏豈伊寡薄能及此耶每思偃兵姑務柔遠将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約間歳犯邊朕常棄細過庶弘大體強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誡勅不令掩襲兼約游騎不許擒生或誤得之亦使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隔華夷綏撫之恩寧殊遠迩故布文告以訓之敘舅甥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来修舊好玉帛之禮纔至於上國熢燧之候已及於近郊長其無厭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関隴入我邠邠駈人之馬牛掠人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乗此不虞飜貽我詐每一興念悼于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隣豈朕有負於恩信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閲申兵以増扞禦旦〻不戰之道用舉邊備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疏求継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儻更侵冐必示威刑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步馬五萬嚴會狥邑克肚舊

軍抱王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徒汧隴羊少凡三萬衆橫絶高壁
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城前庭車師後部燕廣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萬
衆據于朝那蕭當路之塞忠臣以盧龍柳城泊右北平漢東諸鎮江
黃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于田申張大軍援忠誠以武落別校右地奇
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
子自渭而合汴宋淄青河陽幽劉惣四萬衆分別前後魏博成德昭
義永平惣六萬衆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
費錫以六牧之馬其戎裝戰器軍用遑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咨
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
要衝斥候惟明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恭自當伐罪、
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軍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尔無黷武經賞
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天曆九年四月

停河中節度并糧德軍詔

自中原有事海內不康殘厥渠魁人自為戰其死亡者可勝紀若非
其父兄即其子弟責罰由朕禍非自天念茲匈匈痛入骨髓明
神獸亂元惡就誅四胡既平囚不相賀遂欲衣裳為會天下偃兵備
七德之武同五星之色成朕之志實惟良臣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
河東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子儀邁德濟時盡忠憂國
勤王之義急偃伯之期思拯生人免其湯火善陳利害屢進封章以
艱阻匪寧務於清淨地非要害不可猶開幕府事無防遏不可更
置轅門請停河中節度并糧德軍宜依罷茲凶器姑欲息人離散可
安瘡痍可復率是道也仁遠乎哉朕心所嘉期于至理宣示中外明
政體焉 廣德二年六月

發兵屯守諸鎮詔

在昔聖王之御寓也常修文德以勝武威故能協和神人撫寧方夏蓋
有國之令圖也朕自君臨萬邦乎茲三載明發求理中以靡遑常懼祖
宗之威靈顧惟黎元之未洽是用君臣之際推人腹心賞罰之道俾
無僭濫每發一詔施一令罔不本之以德義後之以威刑期戢五兵
思弘七教庶乎勝殘去殺之理有恥且格之道而耽身薄德肺腑未
親四方諸侯義信猶阻近聞曹濮數州加兵籍焉採聽飛語容納

奸謀交質往來邀結外援雖各在封略言備寇攘而汴郊士庶頗聞驚擾閭井奔散如避寇讎迨茲春中首種未入朕為人君父不能以誠明感達股肱之佐不能以慈惠覆育黔黎之類使其骨肉相出情義不通終霄咎責心用震悼亦以杜稷之計億兆之命防徵慮遠不得不然至於君臣之道進退之理雖造次顛沛所未嘗忘也是以分命節制及禁諸軍於汴宋懷鄭之間使其戎守發令之日嘗言誡非有侵不令議戰但田里復業農桑及時下無愁怨外絶師旅偃旗卧鼓朕願斯畢於戲惟天地日月實鑒我心山川鬼神尚弼予志布告中外咸令知悉 建中元年

優奬西北庭將士詔

二庭四鎮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已來相奉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絶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禮教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其將士叙官可超七資 建中年

還馬燧賞軍士家財詔

忠臣之事君也願隳家以奉國良將之養士也或灼財以周惠爰自古昔其儔蓋鮮故竇嬰陳金於廊廡趙奢分財於部曲皆受之天府不取私門猶能垂名史冊遺芳千載而況執上將之旗鼓率先登之士卒將行命賞釐乃家財上以彰憂國之誠下以竭奉公之効不有褒美孰旌忠賢河東節度使馬燧誠美夙著宏略載宣克揚經武之規寔重安人之寄屬河朔干紀磁邢當寇而能忠義奮發奉辭問罪出師之際宣布明誠誓將賢産分給戰士故得三軍之衆相與感激百勝之績於茲競勸朕當遂其懇懷以成厥美殊常之賞古人所難舉而行之用明信賞仍班王府之貨式表忠臣之節宜令度支出錢充給將士馬燧家資並却還仍宣付史館 建中年

遣胡証巡邊詔

周禮政官之屬掌道王志以巡天下邦國況六郡統二庭緜邈居必申儆動當攝懷自頃東夏有虞近郊多壘沙朔之外剪為寇戎亭鄣烽櫓之嚴遐張塞下使譯道途之要遠屬湟中今妖可息思欲肅関隴之右地制昆吾於盛秋而慮師無見粮卒有虚籍之守樂之全備積愁欵之餘立臨軒永懷宜俾宣導非夫良忠練達

文武兼資信孚足以得人心恪恭足以奉王事則何以膺茲選任布
我憂勞至於問戍役之勤詳山澤之要稽軍實之名數計餽餉之
盈虛宿弊有未除衆情有未達兵機虜態一以上聞冀在此行所至
循捐宜令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胡証充京西京北巡邊使
所經過州鎮與節度防禦使刺史審度商量利害具事實聞奏

嶺南用兵德音

朕以寡昧獲承高祖太宗之丕構六載於茲矣罔敢遊是娛罔聲色
是縱罔刑戮是濫罔邪佞是惑風夜惕惕以憂以勤庶幾乎人表
用康地人以泰而西款附北狄懷柔獨惟南蠻奸宄不率侵陷
交址寇犯郎寧爰及嶲州亦用攘寇勞我士卒興吾甲兵騷動黎元
波力飛輓每一軫念憫然疚懷顧惟生人罹此愁苦宜布自天之澤
俾垂及物之仁如聞湖南桂州是領路係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
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凋傷轉甚宜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三
萬貫文以助軍錢充以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
比於潭桂偪配稍簡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閑劇准此例與置
木錢岳州已西黎舊界內昨因蠻寇乎有煞傷宜令本道收拾
埋瘞量設祭酹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強比以制馭乖方頻致
騷擾近者再置使額却領四州勞逸既均人心甚泰但聞比因罷節
之日或有避罪奔逃雖朝廷頻下詔書並令一切不問猶恐尚還疑
懼未委招携結聚山林終成詿誤況邊方未靜深籍人才宜令徐
泗團練使選揀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邑管防城待領外事寧之後
即與替代歸還仍令召滿五百人即差軍將押送其粮料賞給所
司准例處分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訪聞商徒久業頗甚所用
縱捨為弊實深亦有般貨財委於水次無人看守多至散亡嗟
怨之聲盈於道路宜令三道據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鉄巡院令和雇入
海船舡分付所司通計載米數石外輒不得更有隔奪妄稱貯
脩其小可短般至江口使司自舡有不在更取商人舟舡之限如官
吏妄行威福必議痛刑於戲萬方靡安寧忘於罪己百姓不足
敢怠於責躬用伸欽恤之懷式表憂勤之旨咸通三年五月

政事

營繕

建玉華宮於宜君縣鳳皇谷詔

玉華宮成曲赦宜君縣制

停脩金仙玉真兩觀詔

停脩大明宮詔

大明宮成放免囚徒制

改明堂為乾元殿詔

興慶宮成御朝德音

禁約上

關內諸州斷屠酤詔

關內諸州斷屠殺詔

廢潼關以東緣河諸關不禁金銀綾綺詔

寫書御名不闕點畫詔

官人百姓衣服不得逾令式詔

禁斷大脩廣費勑

焚珠玉錦繡勑

禁奢侈服用勑

營繕

建玉華宮於宜君縣鳳皇谷詔

朕聞上代無爲簷茅而砌土中李華用所玉而墐瓊燥濕之致雖同奢儉之情則異朕承皇王之緒執造化之網包萬類於心端圖人紘於目際夷夏一軌區宇大同雖則德有劣於雄名道方叅於至有若乃制衣服裳之后璟牛羈馬之君弦孤剌失之奇運車浮舟之智濟時爲美功亦大焉至若浩浩九齡炎炎七載馱山圻地淪天襄陵生人之艱勞亦極矣彼數德者功莫高乎吞狄此兩災者勞又甚乎裁宮今雖菲食卑居有慙於曩哲安人濟難不愚於前賢然而人皆輕覓重聞貴耳賤目德雖微也以其古而爲著功雖巨也以其今而成小不以謬哉每流鑒於前經常被懷而自昌助思所以收驕閑逸卷欲除華而頃年已来憂勞煩結暨於茲歲風疾弥時嗟呼濟世患攢躬而靡制靡天之力痛沉已而難移重以景熾流金風湯溽暑遭迴几席旭暮增煩俯仰巖廊寢興深幣唯異廊景延凉蕩茲虛慢近因羣下之志南勞翠微本絶毋青之工終假林泉之勢峯居隘乎蚊睫山逕嶮乎焦原雖一已之可娛念百僚之有倦所以載懷棄壍爰制玉華故遵意於淳朴本無情於壯厲尺築皆悉折痛寸作于功故非虛役猶恐遐迩垂聽方興怨咨非其樂勞人而竭力好峻宇而雕墻但以養性全生不獨存私存已怡神祈壽良以爲國爲人比者屢有征行非無疲頓前歲問罪遼左去秋巡幸靈州皆以剪害除兇懷柔服判豈欲矜輸跡騁遊盤而已哉今復土木頓興營繕屢動永言思此深念人勞一則以爲慙一則以無愧何則匈奴爲患自古弊之十月防河人血毋於氷脉千里轉戰漢骨浩於塞垣當此之疲人不堪命尚興未央之役猶起甘泉之功今毳幕穹廬聚爲郡縣天山瀚海分爲苑池去既往之長勞成將来之永逸避

迴一年之古役創此新宮想志士哲人不以為言也布告黎庶明此意焉 正觀二十一年七月

玉華宮成曲赦宜君縣制

昔周武應天尅瑤臺而靡處漢高作極獲負陽而不居散服挑林革命先於卜洛既遷枌社創制肇於疏龍朕御九成有乖斯義以茲撫事尤須改作何者文營仁壽槩日臨雲煬起乾陽銜珠帶璧比阿房而競爽猶且有加擬傾宮而騁麗全為具體隋德云謝其徵在茲朕悼于懷為日既久故違其侈義顯今辰加以心懷濟育事切於肌膚亟犯風霜疾纏於勝理每至隆曦屆候大火摛芒雖對寒泉如升頭痛之坂或居珍簟若涉炎火之林由是岳牧憂惶公卿駭懼因累陳舟款諸建山宮歷載深惟切愛百金之費詳思至理宜順萬姓之心朕往冒兵凶為黔首而忘己今茲清暑豈勞人而取安但以上奉宗祧下寧兆庶身非己有不可自輕敬思休攝之方兼履古先之道發明二指創此一宮即澗疏隍憑巖搆宇土無文繢木不雕鎪矯鋪首以荊扉変綺窻而甕牖負房劣協幽具之賞垂纊體嘉遁之情振此冲規方垂帝範今疏成之不日賴洽普天宜順發生弘茲霈澤可曲赦宜君縣官及百姓并督作官人丁匠等大辟罪以下常赦不免者不在赦例其營造監當官人量加品秩及衛士已上並節給賜物先在宮苑內住移出外者給復三年 正觀二十二年二月

停脩金仙玉真兩觀詔

營建創造必有所因豈欲勞人蓋不獲已朕頃居諒闇煢疚于懷奉為則天皇后東都建荷澤寺西京建荷恩寺及金仙玉真公主出家京中造觀報先慈也豈願廣事營搆虛殫力役朕每卑宮菲食夕惕霄衣惟木從繩虛心啓沃所欲修營兩觀外議不識朕心書奏頻繁將為公主所置其造兩觀宜停其地便充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令竇懷貞檢校所有錢物瓦木一事以付公主邑司收掌諸處供兩觀用作調度限日送納邑司朕當別處創造終不勞煩百姓此度脩葺公私無損若有干忤當寘於刑 景雲三年正月

停脩大明宮詔

卑宮致美爰人之力靈臺罷營重費之廣景彼前烈吾無間
然頃以所居殿院素非弘敞時方暑雨頗有欝蒸上稟聖慈式遵
時令將修別寢順彼高居雖復工徒所須止於畚匠補葺所擬無煩
外力然以麥秋爰及農務方勤維夏在辰執役為弊營之則衆物有
勞而一已逸罷之則我躬未泰而萌庶安夫生人樹君將利之也勞
人自奉予所不為其修大明宮宜即停待至閑月方使畢功宣示
百寮使知予意所有先役工匠即優還價直勿令懸欠仍即放散

先天二年五月

大明宮成放免囚徒等制

黃門朕聞養人者謂之帝王蓋御於天下故作為棟宇以避燥濕
居於臺榭以順高明斯乃奉時而行政也朕以不德祇膺睿圖寶
十家之產爰兆人之力未嘗興功於土木役思於池禦冀之休艾以
致豈熙自律應長贏時方大暑溽雲屢起溫風且至伏以太上
皇宴居頤衛滌慮清閑忘不往於甘泉心每期於汾水朕侍于左
右以奉晨夕助玄默之化則虧於聽理當突蒸之序又黷嘗煩惕
焉載懷敢忘順色然文明創兆先聖所營即舊不加因時而往干
門萬戶外雖謂於別宮一日三朝中自連於複道下所以寧問安之懇
上所以資習靜之娛實獲我心俾康政理古有服珍裘者則念人
之寒居夏屋者則念人之熱況比歲阻飢甫田不稔或愚人陷罪
圜土稱冤凡厥庶寮將何以恤兩京及諸州宜令長官親理冤獄除
犯名教及官典犯贓并緣姦僞以外餘罪徒以下咸宜放免其有茂
才異等校衆超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朕當親問
其應宣撫使名聞舉人試第四等宜准舊例別加優奬見任人各量
與改轉前資常選人至各依選例與處分其未出身者並授散官
先天以來軍將押官等在長陣戰亡者令本軍勘責奏聞其妄
說災祥誑惑閭里並令州縣長官等嚴加捉搦仍令御史金吾
訪察絕糾有能直言極諫補朕之闕者各封狀進朕將親覽如
有可採當加奬擢其皇親諸親及東宮承優任負外檢試等官
近停令至冬處分者有家道貧迫情願外任者亦令所司勘績
闕量才注擬其緣坐流人處置有輕重不類者令所司勘會

奏聞主者施行 開元二年六月八日

改明堂為乾元殿詔

古之探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禦室創制度堂以筵因之禮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明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礼殷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隣宮掖此之嚴祀有異肅恭苟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鄉大夫廣參羣議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為乾元殿 開元五年八月 每臨御宜依正殿禮

興慶宮成御朝德音

朕昔在藩國叨維邸第乾坤未泰陰陽尚蒙則有神物効靈祥符肇既飛佳氣於在田之際湧瑞池於或躍之日惟此舊居式加新宇周墻僅板於百堵畢宮不階於三尺棟梁之用毀撤所餘聊以紀天地之休徵貽子孫之儉約耳屬春令爰始時惟發生萬方来朝千官入賀既稱觴以獻壽宜施惠以布德況農祥在候稼穡正興或幽彼圄圄獨陽和之澤或迫於征徭不遂農桑之務言及於此軫歎良深其徒以下罪且令責保并應當番兵丁匠等灼然單貧者所由勘會並各營農所在訴訟長官隨事疎理勿使冤滯非軍國所要餘不急之一切並停仍加勸諫循植農穡其河北水損戶既屬春慮有之絶不支濟者宜委使與州縣相知量加賑恤諸處行人之家及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州縣長官親加優撫使得存濟應有差科量事務放昱風緝化職在令長有司銓藻之次特宜審擇其才惟德與刑為政之要頃無聞於風化多取威於擯楚理人之道其若是乎愚昧之流或輕抵犯宜加曉諭使識章程其含生之類不得輒有屠殺天下捕獵亦宜禁斷仍嚴加捉搦百司各遵時令務弘寬大之典使政理無失稱朕意焉 開元十六年正月

禁約

關內諸州斷屠酷詔

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歡娛芻豢之滋致甘旨於豐衍然而沉湎

之輩絕業亡資墮窳之氓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穀不登市肆騰踊趣未者衆浮冗尚多肴羞麴蘖重增其費去弊之術要有在權宜令關內諸州官民且斷屠酤 武德二年二月

關內諸州斷屠殺諸詔

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躭嗜之娭競遂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刳殺芻豢之畜靡供有核之資胎 之群莫遂蕃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敷放穿踰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庶民無故不食珍非唯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城未寧九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長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庶類之生苟殉目前不為經久之慮導民之理有未足乎其關內諸州宜斷屠殺庶六畜滋多而兆民殷贍詳思厥衷更為條式 武德三年四月

廢潼關以東緣河諸關不禁金銀綾綺詔

遠至迩昔安王令典通財鬻貨生民恒業關梁之設襟要衝在義止懲姦無取苛暴近代拘刻禁禦滋彰因山川之重阻聚珍奇而不出遂使商旅寢廢行李稽留上史博厚之恩下畜無聊之怨非所以綏安百姓懷輯萬邦化洽升平克隆至治朕君臨區宇情深覆育率土之內靡隔幽遐欲使公私往來道路無壅賒寶交易中外匪殊思改前弊以清民俗其潼關以東緣河諸關悉宜停廢其金銀綾綺等雜物依格不得出關者並不須禁 武德九年八月

寫書御名不闕點畫詔

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敕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也自今已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顯慶五年正月

官人百姓衣服不得逾令式勅

勅采章服飾本明貴賤昇降有殊用崇勸奬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式令遂於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

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切禁斷勿使更然咸亨五年四月

禁斷大酺廣費勅

勅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財為國之本至如賜酺令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斂故非取樂之意況自狥於奢是不誡也心勞於偽是不經也設鑒于此良用憮然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先天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禁珠玉錦綉勅

勅朕聞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綉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功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失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為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使反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飢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霍肉玉食錦衣玄相奏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及人之化上從好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率身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綉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有司令鑄為鋌仍別貯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並即焚於殿前用絕爭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況於凡百有遠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咸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朕意焉

開元二年七月

禁奢侈服用勅

勅彫文刻鏤衣紈綺綾絲習俗相奢殊塗競麗到傷風俗為弊良深珠玉錦綉既令禁斷准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已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為銀宜於腰帶及馬銜鐙酒柸杓依式自外悉鑄為銙婦人衣服各隨夫子其已有錦綉衣服聽染為皂成段者官為市取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綉珠繩織成帖縮二色綺綾羅作龍鳳禽獸等異文字及堅攔錦文者遠者決一百受雇工匠

降一等科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悉停 開元二年七月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八

政事

禁約下

禁斷錦繡珠玉勅

禁斷臘月乞寒勅

禁別宅婦人詔

禁止街坊輕浮言語勅

禁殺害馬牛驢肉勅

禁斷寒食鷄子相餉遺詔

條貫立戟勅

禁天下文圖讖詔

禁大花綾錦等勅

禁車服第宅踰侈勅

申禁公私車服踰侈勅

禁嶺南貨賣男女勅

禁斷錦綉珠玉勅　蘇頲

勅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賢之至言矣叔代遷訛僻王驕縱頗榮於玉盈豪筋不務於捐金抵璧好之者君也習之者人也即用匹帛服長纓之類歟朕爰在幼冲每期質朴手未曾觀錦綉顧言其志造次不忘寅奉休圖勉康政道常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弃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厮養所得者重於遠所求者貴於異至於彫文刻鏤衣紈綺習俗相奢殊塗競騖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知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綉壅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珠玉錦綉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如更循舊弊並歸罪長官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有司仍為條例稱朕意焉

開元二年七月三日

禁斷臛月乞寒勅

勅臛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漬成浴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輕競矜胡服閭城隘陌深黙華風朕思革頹弊迄於淳朴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況妨於政要取紊禮經習而行之將何以訓自今已後即宜禁斷

開元二年十二月七日

禁別宅婦人詔

別宅安婦先施禁令往年括獲特已寬容何得不悛尚多此事國有常憲宜冥于理方畫一於後刑故一令以先德俾從輕罰以愧其心今所括獲者見任官徵納四季祿前資淮見任自餘諸色並准九品官祿數納粟婦女並放出掖庭即令京兆尹李朝隱求疋配嫁之行京都作戒天下敢更犯者一依常格

開元五年七月

禁斷止街坊輕浮言語詔

竟屋可封孔門無倨此由淳風被洽德教弘之在人職歸所屬如聞輦轂之下閭閻之內口無擇言行不近禮則失長幼之序豈儀

形之政宜令府縣長官左右金吾明加訓導捉搦若有犯者隨事科繩開元五年十一月

禁殺害馬牛驢肉勅

勅自古見其生不食其肉資其力必報其功馬牛驢皆能重任致遠濟人使用先有處分不令宰殺如聞比来尚未全斷羣牧之内此弊尤多自今已後非祠祭所須更不得進獻馬牛驢肉其王公以下及今天下諸州并諸軍宴設及監牧皆不得輒有殺害仍令州縣及監牧諸軍長官切加禁斷兼委御史隨事糾彈開元十一年十一月

禁斷寒食鷄子相餉遺勅　孫逖

勅天地之德莫大於生成陽和之時先禁於卯北来流俗間每至寒食自皆以鷄鵝鴨子更相餉遺既行時令固不合然自今後永宜禁止朕每思儉朴深惡浮華諸色雕鏤等已令變革其公私宴會比者多假菓及樓閣之類虛為損耗競務矜誇亦宜禁絶有違者准今月八日勅

條貫立戟勅

勅立戟宮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垣元戟雖今式所著似有闕文而臺閣相承久為定制盧垣元義方如有所見即合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狀納在司郎中陸則勾檢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右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比於申請其過尤甚各罰一季俸料緑兵興已来勳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司准舊制待官階勳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永為常式元和二年六月

禁天文圖讖詔

勅天文著象職在於疇人讖緯不經蠹深於疑衆蓋有國之禁非私家所藏雖裨竈明徵子産尚推之人事王彫必驗景略猶實以刑典況動皆訛謬率是矯誣者乎故聖人以經籍之義資理化之本庶言典學實秦大猷去左道之乱政俾彝倫而攸

敘四方多故一紀于茲或有妄庸輙深休咎假造符命私習星
曆共肆窮鄉之辨相傳委巷之談作偽多端順非而澤熒惑州縣
詿誤閭閻壞紀挾邪莫逾於此其立象氣局天文圖書讖書
七曜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並不合輙有自今已後宜令天下諸
州府切加禁斷各委本道觀察節度使與刺史縣令同為捉搦
仍令分明牓示鄉村要路并勒隣伍遞相為保如先有藏畜者限
勅到十日內齎送官司委本州刺史等對衆焚毀如限外隱藏有
人糾告者其藏隱人先決杖一百仍禁身聞奏其糾告人先有官
及無官者每告得一人超資授正員官其不願任官者給賞錢五
百貫文仍取當處諸色官錢三日內分付訖具狀聞奏告得兩人
已上累酬官賞其州府長吏縣令本判官等不得捉搦委本道使
具名彈聞奏當重科貶兩京委御史臺切加訪察聞奏准前處
分咨示方面勳臣洎十連庶尹罔不誠亮王豈簡朕心無近霄人
慎乃有位端本靜末其誡之哉 大曆三年正月

禁大花綾錦等物

勅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之好惡布帛精鹿不中數廣狹不中量
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綉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尅己淳朴化
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
時其來自久耗嫌之本資錦綉之奢異彩奇文質其誇競今師
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功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
軟錦透背大及繝錦竭鑿六破已上錦獨窠文四尺幅及獨窠吳
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
小文字綾錦等任依舊例造其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騏驎師
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造差樣文字等亦
宜禁斷都兩委御史臺諸州府委本道節度觀察使切加覺察如
違犯具狀聞奏 大曆六年四月

禁車服第宅踰侈勅

蓋聞儉以足用令出唯行著在前志寔為理本朕自臨四海憫
元元之大困日異忘食霄興疚懷躬絕文綉之飾尚愧茅茨之
儉亦喻卿士形于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

相高以華靡之利資用寶貨固啓於貪冒之源有司不禁
侈俗滋扇是朕之教導未敦使兆庶昧於趣尚也其何以足用
行令令臻于致歟永念慙歎迨茲申勅自今内外列職位之士
其各務素朴弘茲國風有僭差尤甚御史列上主者宣示知
朕意焉

申禁公私車服踰侈勅

理道所關制度最切近者風俗踰侈歲月滋甚人隳本業用多
費財爰命有司最舉彝制務從簡朴度可久行將使尊卑有倫
刑罰少息其喪葬婚嫁吉凶禮物皆有著定尤聞僭差雖不在
條件之物亦委所司准令或勾當仍切加捉搦不得輙有容縱
軍國異容古今通理禁軍仗衛雜餙及諸道節度等使應緣
軍裝服即不在此限或有留令慢法委御史臺彈奏當生長吏
用清頽風

禁嶺南貨賣男女勅

勅朕自臨御已來常恐一物失所以傷陰陽之和致災厲之変
而重困吾民故推教化之源務率先之道減服御絶玩好
苟利於民者無不行粗撓於政者無不改而郡縣灾度相繼屢
奏流亡慘怛之懷疚于寤寐將何以臻於富庶哉苟害生民豈
憚釐革如聞嶺外諸州居人與夷獠同俗火耕水耨晝乏暮飢
迫於征税則貨賣男女姦人乘之倍討其利以齒之幼壯定估
之高下窘急求售號哭踰時為吏者謂南方之俗服習為常適
然不恠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與犀象雜物但為貨財放四
方鰥寡高年無以養活豈理之所安法之所許乎縱有令式廢
而不舉為長吏者何以副吾志哉自今後無問公私土客一切禁
斷勒諸州刺史各於界内設法鈐制不得容姦依前為市如敢
更有假託事由以販賣為業或虜刼谿洞或典買平民潛出券
書暗過州縣所在搜獲據贓狀伏強盜論縱逢恩赦不在原宥
之限仍仰所在切加把捉如違節級科斷其方鎮及監軍使命並
州府寮吏等自當謹守詔條率身奉法儻有踰犯當重科繩
其白身除準勅常數進送外亦準此處分其百姓兩税定額各據

土地所出方圓收納不得堅色目妄配乱徴致令艱愁莫相保守
如有貧窮不能存濟者欲以男女庸雇與人貴分口食仕於當土
立年限為約不得將出外界還同交関各委本道長吏專加糾察
仍先具條流聞奏其餘州縣更有積弊深害百姓而因循未革
者亦具分析聞奏當酌量處分粗安黎庶稱朕意焉 大中九年閏四月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九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

政事

戒諭

誡表疏不實詔
令内外相存問詔
令有司勸勉庶人婚娉及時詔
誡勵氏族婚姻詔
誡勵風俗勅四首
誡諭天下詔
不許羣臣干請詔
戒勵官寮制
誡勗内外郡官詔
令州縣以制勅告示百姓勅
誡示諸道制
誡勵風俗詔

令藩鎮侯詔方得入勤勅
告諭宗閨德裕親故更不問罪勅
誡諭藩鎮詔
休假
許百官旬休假不入朝勅
戒諭
誡表疏不實詔
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如讎曾無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縣猶有餘粮遂使聚歛無厭窮兵不已忠良屏跡邪佞當塗以妖悖為禎祥能布音為奉法至于亡滅上莫知之靜言其事可為太息者也朕恭膺寶曆敕斯兆庶恩華前弊念茲在茲起軍以来於今暮月軍書羽檄日有百數一言一事靡不覽言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慮一理之屈但四方州鎮習俗未懲表疏因循尚多于誕申請盜賊不肯言論疾苦每厭實録妄引哲王深相佞媚記符瑞極筆阿諛乱語細書動盈數紙非直乖於躰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佇於一言萬機湊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處斷不知此者謂我何哉
宜頒告遠近知朕至意 武德元年五月
令内外官相存問詔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國之基德歸於厚自隋馭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之心下無和暢之志遂使朋友游好慶弔不通鄉士聯官請問斯絶至乃里閈相接致胡越之乖艱棘在身忘救恤之義風頹俗弊一至於此化民以德豈斯之謂朕纂曆膺期思弘至道因兆民之所賴庇萬國之惟心九厥庶僚咸使輯睦君臣之際期於無隱永言前失特宜敦勵自今已後内外官人須相存問勿致疑阻有遇疾疢遣加訪候營醫療知其增損不幸物故及遭憂恤隨事慰省以申情好務從篤實各存周厚朝廷無拘忌之節交遊有久要之歡遵道而行率禮不越斯則上下交泰品物享惠政所加達於四方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武德九年十一月

令有司勸勉庶人婚娉及時詔

昔周公治定制禮垂俗後昆命媒氏之職以會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順行時令蕃育之理既弘邦家之化斯在及政教陵遲諸侯力爭官失其守人變其風致使謠俗有失時之機鰥寡無自存之術漢魏作教事非師古道隨世隱義逐時乖重以隋德淪胥數鍾亡剥五都俱覆萬方咸蕩暨泰壍奮旅救彼艱危區縣削平惣斯圄籍頒瞻禹跡捉封尚存乃眷周餘以地咸盡痛心疾首瘝寐無忘惟上玄之大德曰生烝民以敢虛為貴一經喪亂多餌豺狼朕夙奉天命為人父母平定甫尔劬勞求康厚生樂業尚多疎簡永言亭育實切於懷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顧復便恐中饋之禮斯廢絶嗣之豐方深有懷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辱憲章典故實所庶幾宜命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之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娉娶皆任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媒媾命其好合若貧窶之徒將迎禮之者仰於其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資送其鰥夫年六十已上鰥婦年五十已上及婦人雖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貞潔者並在其情願無勞抑以嫁娶刺史縣令已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准戶口增多以進者第如其勸導乖方失於配偶准戶減少以附殿

天寶二載正月

誡勵民族婚姻詔

氏族之盛寔繁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凌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号膏粱之胄不取匹敵之儀閭閻百姓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暴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財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屈於姻婭或矜其舊望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寔虧名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惟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

示使識嫁娶之序合典禮稱朕意焉

誡勵風俗勅

勅建立州縣列置官司所以導俗宣風懲奸息暴頃以承平既久中外晏安人懷弛慢之心官無警覺之意遂使綏宋二州屢奏乱常之黨荊并兩府頻言搆逆之徒發露雖復數州包藏猶慮未絶此等妖豐尋自伏誅旬日之間驚害良善誠由按察寬縱禁止不明或使無辜隕陷於非命興言及此深用隱惻自今以後所在州縣官寮各宜用心檢校或墮於農作專事末遊或妄說妖訛潛懷聚結或弃其井邑逋竄外州或自衒醫占誘惑愚昧諸如此色觸類傍求咸須防乱勿許藏匿又屬當首夏務在田蠶雖則各辭趁時亦資官府敦勸若能肅清所部人元犯法田疇墾闢家有餘粮所由官人宜加考第功狀尤異者別加升擢若為政苛濫戶口流移盜發罕能自擒逆謀為外境所告輕者年終貶考甚者非時辭替御史及臺郎出使審加訪察各以狀聞宜宣示諸州各令所在知委

元明元年四月十三日

又

門下朕克纘丕業誕膺景命憲章昔典欽若前王克已勵精緬思至道宵衣旰食勤修庶政夙夜寅畏寧若涉泉水冈知攸濟頃屬殷憂啓運多難興邦禮章載復品物咸人思欲致萬姓於仁壽歸六合於昇平永言政途庶幾沿革猶恐學校多闕賢俊罕登牧宰不良存政理農桑未加勸導樽俎之儀未習冠婚之禮莫修朕所以當宁興嘆載懷兢惕者矣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仰州縣勸導令知禮節每年貢明經進士不須限數貴在得人生徒秋釋菜使敦講誦之風天下有奇才異行沉伏不能自達及官人百姓有能極言時政得失者並本州貴狀封進鄉飲禮廢為日以久尊德尚齒弘益極深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令有勸慕上公鄉士務存訓奬子弟成立則有冠婚婚禮糟粕或存冠禮久為廢闕自今以後並行冠義貴以成人之道使知負荷之難食為人天農為政本綏撫前庶勸課農桑牧宰

之政莫過乎此刺史縣令有課最尤異委廉察使名聞當別加甄擢縣令字人之本明經為政之先不稍優異無以勸奬縣令考滿考詞使狀有清字殁貢犯明經及等每至選時量加優賞若屬停選並聽赴集真如設教理歸清淨黃老垂範道在希微僧尼道士女冠之流並令修習真寂嚴持誡行不得假託切德擾乱閭閻令州縣嚴加撿察私度之色即宜禁斷諸州縣官有不因選序別犯贓賄非時除授官等皆依倚形勢恣行侵剥如有此色仰州長官録事參軍速勘責奏聞訖宜停務時進止仍委吏部兵部速勘責處分諸州百姓多有逃亡良由州縣長官撫字失所或住居側近虛作逃在他州橫徵隣保逃人田宅因被賊賣宜令州縣招携復業其逃人田宅不得輒容賣貿其地在依鄉原例納州縣倉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祖課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碭侵損百姓宜令本州長官檢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將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並令司農即收外州給貧下課戶凡此數事咸宜區分繫乎風俗義存奬勸

剌史縣令等各申明舊章勉思撫輯罷彫弊之務歸淳厚之源訓道黎烝宣我朝化書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

又

黃門朕聞天為大者孰先於育物寔虛者莫甚於愛人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烈深惟遠圖懼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夤畏風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岳黜陟存乎三載既以百姓為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愁苦之聲作每選精於所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頽靡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靜言政要朕用撫然間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畜閭閻荐飢加以出攝頻多冗官增弊至於處置皆憑刺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久在藩頻有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課最超等必議昇遷循黜守常必哉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夫冬朝禮成眷

事方起朝集使等俾還所蒞欽若朕言官寮間或幹濟清若
或侵漁灼然稱職並委都督刺史審察奏聞罔或阿容自貽
悔咎諸道雖遣使存問尚切憂勞牧宰等深躰朕懷各宜隱
恤交至乏絶者速量事優當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
務減常日昔國僑相鄭以至和平曹叅相齊貴於清淨清淨
則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耻愛費而與休息
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畆蠶者勤紡績既富而教乃
克有成導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弘朕此心凡厥遐迩各
令委悉主者施行 開元二年月十三日

又

勅國家祖武宗文重熙累洽克清衆極大庇生人玄德獨化與
乾元而資始至道无名含帝先而首出自削平區宇混一車書
六合晏然百有餘載則我文武之業有大造於生靈朕嗣守丕
運纂戎鴻緒恐不能敷弘前烈光闡睿圖夙夜祇畏若臨泉
谷曷嘗不龔默思道寤寐勤政從人之欲每以百姓為心屈
己之勞常矜於一物失所且夫法又而弊法弊則通制國以立法為
先教人以地著為事自属清晏人多媮怠國章或弘甿偽實繁
今正朔所及封疆无外雖戶口且增租賦不益莫不輕去鄉邑共為
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藪或奸吏為之囊橐逋亡積歲流蠹自滋
雖朕之薄德罪則在予亦官无其政吏不守法耳令欲去其未而席
其本閑其邪而正其德使法有所立人知嚮方是用恤窮逸逋貸
式廣自新之路俾由莫厚之恩

誡諭天下制

頃属昊穹降禍雲馭上僊外戚成挾玉之謀奸臣起移國之計皇
太子韓見危而起補天立極朕方恩肩乘却拭目清時幸太平之
无事期小山之自逸溫之王以推崇叔父固禪萬機諱以克奬帝
圖進登儲貳此則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朕不敢執私而廢公違衆
而專意也今君臣既定天下已安欽奉鴻業思臻至理推心兆人
之上畢至千秋之下猶望始終一德无有貳心人其視余天寔知我
如聞在外尚有浮言睥睨朝廷窺測間隙或云朕意欲脫從宸居

或云東宮乃主器非長鳴呼元嗣會莫之思昔唐堯帝嚳之第也
昇於帝位王季太伯之少也立為太子能明後德光啓邦家見賢思主憂
有流言潛圖廢立上以為中宗之時吾乃一王耳憂危不暇今諱靜
禍難安社稷天下刺之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釋儀之（唐隆元年九月）

不許羣臣干請詔

設官分職本期致理惟賢是任匪私親昵若使才勝其任望重於
時一月累遷固未為速如或代工无取考績非明十年不調豈應論
屈頃者官失其序僥倖路開人不務德惟速是視在職无幾已
希遷陟又每謁見之時多請仗下奏事不聞公議惟乞榮班王爵
與能豈由干請朕雖遠慙聖哲多媿大明自臨寰宇斯為兩載
鄉士人材皆所知悉不被昇擢蓋自取之當務責躬何宜往
訴且雖進而易退君子格言後已而先人往哲明訓周文多士虞
舜舉才克讓滿朝故稱為理今位泰臺省階列通班惟務趨競
餘何足紀朕方欲大革澆浮俾歸淳俗自今以後謁見之日若更
有干冒祈榮者雖地處親勳才稱俊秀皆當格之清議一從屏

黜崇廉耻之節洽昇平化（景雲二年二月）

戒察勵官察制

門下法之所設本以懲非令之必行期於禁止致理為要何莫由
斯至如官典受賦國有常法承前雖有處分在外多未遵奉
且不誡視成為暴不令而罰為虐豈含容之自久將訓導之
未明數朕清存劃一過欲不貳恐愚人陷罪莫識隄防姦吏狥
私自嬰徽墨永言於此明發興懷今日已前既往不咎從今已後
有犯必絕朕不食言尔无荒怠所以勤勤懇懇預戒凡百蓋以
罰止罰可不慎哉告示遐迩令知朕意主者施行（先天二年九月七日）

蘇頲

誡勗內外郡官

國之設法本以閑邪苟无所施雖立安用朕以寬昧纂承丕業夙
夜怵惕恐不克勝取朽徒未知攸濟是用寤寐永歎常罪思已
冕旒不欲見其臧否黈纊不欲聞其是非隱忍含容千載于茲
矣不能使令行禁止訟息刑清家知禮讓之教人知廉耻之節此
朕之不德也河南府洛陽縣主簿王鈞貪殘其性暴虐其心

輕侮我章程割剝我黎獻慶事不遵乎法理黷貨不知其紀極
叫而可恕孰不可容且輦轂之下事由如此想於遠處人何以堪
然而當發生之時屬陽和之月朕情存惡殺不加殊死宜從杖罪
以肅朝端可於朝堂集衆決殺自今已後內外官有犯贓賄至辭
免已上縱使逢恩獲免並宜勿齒終身御史憲司職當推劾不
存糾舉多有顏情網紀不施誰任其咎又府縣察寀上下相蒙
犯法公吏聞按詰若知而故縱即是職務不舉各自思審何以當
官自今已後所進擬御史皆須歷職清白衆所推者不得虛相
引進僥倖所榮凡厥朝行宜悉朕意 開元十年三月

令州縣以制勅告示百姓勅

勅凡制令宣布皆所以為人如聞州縣承勅多不告示百姓使閭
巷間不知旨意是何道理宜令所由提撕應有制勅處分事
等令終始勾當使百姓咸知如施行有違委御史訪察聞奏
開元十六年六月

誡示諸道制

貫至

勅王者省方諸侯述職以時受計其來久矣自鑾輿南幸而已
蜀底寧俾予小子受命討難越自河隴及于朔陲薄北狄兵車
億萬同至待收秦中後定河洛狂寇窮窘不日剪滅朕以百姓
為心敢忘終食中夏未清慮有驚擾且吏者人之師非吏何
以安人良化惠風在於循吏當用兵振旅之際事宜政重之時
必去煩苛存乎慈惠須岳牧令長以鎮撫者也且懲惡勸善激
濁揚清尋有使車黜陟當備知之朕每命中官及諸出使所
至郡縣妄宣口勅徵求賦斂便即奏聞不可容隱朕以軍政
孔殷朝會未備禮猶闕於筐篚時且急於甲兵卿昭宣國
命以示訛庶履新之慶與卿等同之 至德二載正月三日

誡勵風俗詔

元稹

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列周武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
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
掖其說則侵誣自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瘅惡故孝宣必有敢
告乃下光武不以單辭逐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

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當於事也末代偷巧內荏外剛鄉大夫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譖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聲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益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談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黜已彰尚稱獨介由往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涖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綱紀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聞者乎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安可不惑恭斷一諐俗化益訛禍發蚩牙官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国家貞觀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兵興已来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改馭之以刑然而信而未孚理有未至魯先恥格益用凋利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輦大則揾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顧無誡勵之詔逐申告教庶用啟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躰朕懷

長慶元年四月

令藩鎮侯詔方得覲勅

方面大臣皆吾股肱心膂思與相見旡時暫忘想其戀闕之心顧脩朝覲之禮其於忠懇悉亦可知但緣兵革於停務先安緝或地隣戎寇須有防虞或鎮重軍雄切於綏撫機處分要合便宜自今已後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有請朝覲者但先献表章候得詔旨允許即任進發務使行止之際臨時不失事機故此宣示想各知悉大和

告諭宗閔德裕親故更不問罪勅

朕承 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或台輔乖弼亮之道而具寮廣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寖數熹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馭退跡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為迎吠之客繆盭之氣堙欝和而望陰陽順時疵厲不作朝廷清肅班列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明比之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

徒主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委相指日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踰朕意與宗閔德裕或親故及門生故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達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為嫌布告中外令其知悉 大和元年九月

誡諭藩鎮詔

我國家天曆自歸君臨无外十七聖滂流玄澤積生靈三百年保定鴻基方延運祚其間數纏灾否禍起兇狂終聞竊命之妖已觸震雷之怒或腹心生變或骨肉相圖近事可明靈誅不漏盖人祇之共憤乃宗社之儲休亦賴中外重臣匡時薄德大恥復雪小康可期須申告諭之勤用致綏懷之旨而宗權審垣所屬倚伏特深雖章表繼來臣誠可驗而兵戈未戢物論猶疑是生交構之端益惑親隣之聽況位崇將相爵極侯王圖巧則國禍可平快志而家冤已雪勸忠貞於部伍莫若率先鑒成敗於古今當思擇福猶冐厲猒之械適搖怙乱之機且患難雖繁封壇有制各圖侵軼自掇悔尤高潯之下澤州將攻偽帥周岌之窺臨汝本利危邦翻為致寇之資盖昧啓讎之釁得土地為他人所有得貨財亦他人所資勢敵則相傾力均則忌害莫深於歸怨利莫厚於圖安況井邑皆空耕桑盡廢歎瘡痍而未復軫哀痛而難忘且洛邑通都非列藩之所併河陽要地亦諸夏之必爭若不制自本朝豈可公然竊據節旄寵授須侯王人賦稅均輸合資國用至於封疆隣接續可商議指偽但將還舊京尤藉近鎮繼聞蒲陝已被攻圍河外既事於枝梧關中自防於完輯廻車或阻奉圖逾虧今者先在息兵令守境爵位幸非愛惜君臣足保初終尚或執迷方知誤計若法制不行於一處即征計須狥於衆情人亦有言理難為黨雖万方之罪當責朕躬而九廟之威更憑大力縱以黃巢頃盜宮闕曾會師徒既戮元兇須遵後命所以寢興念慮詔示殷勤猶期遠保宿心不欲便乘衆怒山河著誓當明指日之心聖哲好生必用舞干之德佇披深勉蹈良圖 中和四年十二月

休假

許百官旬節休假不入朝詔

百工允釐彰乎奉職五日休澣義在優閑方貴无為之風以弘多暇之政朕欽崇至道思致和平今寰寓克寧朝廷无事將欲叶於淳古豈惟臻於小康當與群寮惕茲娛樂頃旬遊宴賞已於入朝節假常恭未敷後命公私叶慶千載一時上下同歡自中及外自今已後每至旬節休假中書門下及百官並不須入朝外官等其月亦不須衙集 天寶五年五月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一

政事

田農

勸農詔

温彦博等檢行諸州苗稼詔

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

聽逃戶歸首勅

勸天下種桑棗制

廢華州屯田制

賦斂

簡徭役詔

禁止迎送營造差科詔

造船安撫百姓詔

減徵京畿丁役等制

罷三十六州貯變粟米勅

開內庸調折變等制

制置諸道兩稅使勅

平糴

置常平監官訪

命諸道平糴勅

令御史巡定諸道米價勅

勸農詔

有隋道喪區宇分離百姓凋殘弊於兵革田畝荒廢飢饉荐臻黎元無辜墜於溝壑朕膺圖馭極廓清四海安輯遺民期於寧濟勸農務本蠲其力役然而邊鄙餘寇尚或未除頃年以來戎車屢出所以農功不至倉廩未登永言念此无忘寐寤今既風雨順節苗稼寔繁普天之下咸同盛茂五十年來未嘗有此萬箱之積指日可期時惟溽暑方資耕耨廢而不脩歲功將闕宜從優縱肆力千畝其有公私債負及追徵輸送所至之處宜勿施行尋常營造工匠等事非急要亦宜停止見在繫囚事未決斷傍引支證未須追攝百司常務並宜且停內外官人行署以上量事分番皆盡九月三十日軍機急速及賊盜之事不在停限州縣牧宰明加勸導咸使戮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朕意 武德六年六月

溫彥博等檢行諸州苗稼詔

虫霜為害風雨不時政道未康咎徵斯在朕祗奉明撫命育黔黎愛愍之至寔切懷抱輕傜薄賦務在勸農必望民殷物阜家給人足而陰陽不和氣候乖舛永言罪己撫心多愧河北燕趙之際山西并潞所管及蒲虞之郊豳延以北或春逢亢旱秋遇霖淫或蠡賊戎災嚴凝旱降有致飢饉慙陽無忘特宜矜恤救其疾苦可令中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魏徵治書侍御史孫伏伽檢校中丞舍人辛諸等分往諸州馳驛檢行其苗稼熟之處使知損耗多小戶口之粮之家存問若為支濟必須細勘當速以奏聞待使人還京量加賑濟 正觀元年九月

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

有國者必以人為本固本必以食為天先王於是務其二時前聖所以分其五土勸農之道實在於斯朕撫圖御曆殆踰一紀旰食宵衣勤乎兆庶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寧頃歲已來雖稍豐稔猶恐地有遺利人多廢業游食之徒未盡歸生穀之疇未均墾以是軫哀念遣使臣恤編戶之流亡閱大田之衆寡至如百姓逃散良有所由當天冊伸功之時北狄西戎作梗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且違親越鄉蓋非獲已蹔因規避旋被兼并既冒刑網復捐產業客且常懼歸入無依積此艱危遂成流轉或因人而止或傭力自資懷土之思空盈返本之途莫遂朕虔荷丕構子育萬人立德非宜而茲弊未革納隍馭朽寔切于心既深在予之貴思弘自新之令其先是通逃並容自首如能服勤壠畝肆力耕耘所在閑田勸其開闢任遂土宜收稅勿令州縣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若登時不出或因此更逃習俗或然以為祇法是但我誠信是紊我大綱爰及所由須加嚴憲且天下風壤多有不同地既異宜俗亦殊播固當因利事不可違人立法宜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充勸農事使巡按郡邑安撫戶口所在與官寮及百姓商量乃至賦役差科於非人使者並量事處分續狀聞奏務令安輯勿使勞煩當行責罰之科各竭公忠之力所到之處宣示百姓達我勤人之心開元十二年五月

聽逃戶歸首勅

朕臨御天下二十四載何嘗不孜孜問政業業興憂以一德心與萬人請命故宗廟降福乾坤致和使匈奴成父子之鄉大戎為姻好之國西南邛莋皆曰內臣東北林胡是稱遣扞何奉天之德能遠洽於戎夷而安人之政獨不行於諸夏使黎甿夫業戶口忍弃枌榆轉徙他鄉傭假取給浮窳求生言念於茲良深惻隱豈惟朕德所未及教未弘歟亦由牧守專城莫能共理令長為邑多或非才俾猾吏侵漁權豪并奪故貧窶日蹙逋逃歲增若不開恩何從遷善天下逃戶所在特聽歸首容至今年十二月三十日內首盡其本貫舊有產業者一切令還若先無者具戶數

聞奏當別有處分其有限外不首潛匿忘歸靡懷亭育之恩仍蓄逋亡之計即當分命專使在處搜求散配諸軍以充兵鎮懲其犯命替彼居人仍各委採訪使及刺史縣令明加曉喻令知朕意開元二十四年正月

勸天下種桑棗制

敕詩有豳風陳王業也八月剝棗以助男功蠶月條桑俾修女事贍人之道必廣於滋殖分地之利非止於耕耘蓋之以織紝雜之以菓實則寒有所備儉有所資如百蓄之禦冬豈無衣以卒歲頃屬多惟艱食必資樹藝以利於人庶俾播種之功用申牧養之化天下百姓宜勸課種桑棗仍每丁每年種桑三十樹其寄住寄庄官蔭官家每一頃地准一丁例仍委節度觀察州縣長吏躬親勉率不得擾人務令及時各使知勸一勉諭訖具數奏聞

常袞

廢華州屯由制

敕閭者戎旅未息徵求煩重四郊之職乃至五稅一居人蕩析邦廩空虛遂命宰臣大修農政天下郡國散諸屯轉漕入關以資均濟兼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州縣閑田分署農官俾其耕鑿南至於華潤渭而東林麓洲渚之間擇莽窓邪之處非吾人所占者悉舉籍勸分載芟載柞稼多豐碩亟獲救鍾歲既殷軍儲差贍郡縣之稅於是十而減七數從其舊殆復厥常今宿麥頗登秋苗益茂私田加闢公用漸充華州人戶土地非廣其屯田並宜給與貧下百姓自頃關中之牛力封圻千里半是立荒置屯田已來皆變良沃惠散其利以及困窮歲之於人孰與不足宣示郡邑宜悉朕懷

賦斂

簡徭役詔

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以小康自失隋失馭刑政放蕩豺狼競起肆行劫虐徵求無度侵奪任已下民困擾各靡聊生喪亂之餘百不存一上天降鑒爰命朕躬廓定凶災又寧區域念此黎庶洞弊日久新獲安堵衣食未豐所以每給優復蠲其徭賦不許差

常袞

科輙有勞義存簡靜使務農桑至如大河南北乱離承久師旅荐興加之飢饉百姓勞弊此爲特甚江淮之聞爰外嶺外塗路懸阻土曠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恒此等諸處往隔寇戎自經開泰歲月未久猶恐士民積習不改前弊州縣官人求稱所委迎送往来尚致勞費其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及荊州大惣管内諸州所司宜更班下自今以後非有別勅不得輙差科徭役及迎送共承庶其安逸明加檢約稱朕意焉 武德六年三月

禁迎送營造差科詔

隋末喪乱豺狼竟逐率土之衆百不一存干戈未靜農桑咸廢凋弊之餘飢寒重切永言念此悼千厥心今寇賦以平天下無事百姓按堵各務耕織家給人足即事可斯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修産業猶恐所在州縣未稱朕懷道路送迎廨宇營築率意徵永檀相呼召諸如此例悉宜禁斷非有別勅不得差科不遵如詔者重加推罰布告天下咸知此意 武德六年四月

罷三十六州造舡安撫百姓詔

朕以寡昧纂承鴻烈肅宸巖廊之上凝襟華裔之表馭奔深於日慎儲祉存於勿休勉已勵精詳求大地往爲奉成先志雪恥黎元是以數年之間稱兵遼海雖除凶戡暴義匪儲身疲人竭財役興於下泛滄流而遐濟踐危途而遠襲風濤竟駭或取淪亡鋒鏑交揮非無損仆顧惟菲德事有乖於七旬在躬延責情致慙於四海湯年罪己鑒寐斯存漢載富人周廻切念日者翹車聯朕賁帛相耀庖鼎之前猶潛秀異開柳之下未盡英奇佇延翰於西雍認殊珍於東序此王師荐發戎務實繁州縣官寮緣茲生過力役無度財賂公行蠹政傷風莫斯爲甚前令三十六州造舡以備東行者即宜並停訖凡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匡不逮仍分遣按察大使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兼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往河南道並即持節分往其内外官五品已上各舉巖藪幽素之士廣加詢旁求謡俗式企英材允毗闕政必使八紘之内咸得朕心方寓之中同大親覽

宜速頒示率土知此意焉 龍朔三年八月

關內庸調折変粟米勅

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小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変造之勞河路增轉運之弊每計其運脚数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穫京師同水大之饒均其餘以咸遠貴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変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隋近運粮其河南北有不通水州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所司仍明為條件稱朕意焉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

減徵京畿丁役等制 常衮

勅天下之所命俾朕子人豈敢怠遑期於康濟勞精極慮十有四載務從省約以訓天下訪其疾苦屢有蠲除公稅之差僅從盍徹宮衛之備仍罷踐更兼損服御用資軍國大去煩弊以林邦畿游食之人悉歸南畝墾田之数漸復平時神降嘉生歲乃大熟震于珍物景福紛委盖上玄烈聖之儲祉也豈寡昧之德而臻此耶夙夜祗惕永懷增懼然以令有緩急物有重輕而易散錢重而難聚古人所謂糴之至賤與貴其傷一也如聞閭閻未免告病至乃以数斛易錢一緡雜以他傜難於償費輔用所寶念之惻然深可重惜所宜節省其京兆府諸色蓄役等訪聞諸司或有徵課比緣時儉資数稍多物估皆賤不可仍舊其掌閑彍騎三衛及槁堰丁匠如有司頃徵資並納錢三千米六斗其青苗地頭天下諸州每畝率錢十五頃以京師煩據共應頗多苟從權宜遂倍其数自今已後宜准諸州例徵率朕以帝王之教人如父母之訓子所以至纖至微必躬必親苟或使之豈憚煩也宣示百姓知朕意焉

制置諸道兩稅使勅

兩稅法悉惣諸稅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粟帛轉賤賦稅自如人力不堪國用斯切須務通濟今其便安欲遣使臣巡行國邑郵驛所届豈免煩勞軺車遽馳曾未周悉度支

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委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權便改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其鹽鐵使楊子留後宜無充淮南浙西浙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宜無充劒南東川及山南西道兩使其峽內五監舊屬鹽鐵使宜割屬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無知榮貨各奉所職期於悉心元和

平糴

置常平監官詔

朕祇膺靈命撫宇訛黎方緝陰平濟之仁壽田畝之賦一切蠲除組銖之律悉皆停斷是以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思俾濟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無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畝豐羨則增余而收糴類長之去其奏甚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無并宣通擁滯

武德九年

命諸道平糴制

常袞

勑四海之內方叶大寧西戎無厭獨阻王命不可忘戰尚勞事邊朕頃以兵革之後軍國空耗躬率節儉務勸農桑上玄儲休仍歲大稔益用多愧不知其然雖屬此人和近於家給而邊穀未寔戎備猶虛因其天時思致豐積將設平糶以之餽軍然以中都所供內府不足租充常入之數豈濟倍餘之收其在方面蓋臣成茲大計共佐公家之急以資塞下之儲應諸道每歲皆有防秋兵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耗博四千人昭義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東道三千人荊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劒南東川三千人鄂岳一千人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嶺南江南浙西浙東等亦合准例恐路遠往來增費各委本道節度觀察都團練等使每年取當使諸色雜錢及迴易利潤贖贖等錢物每人計二十千文每道各據所配人數都計市輕貨送上都左藏庫貯納充別勑和糴用並不得冠當軍將士衣粮充數仍以秋收送畢

大曆元年正月

令御史巡定諸道米價勅

河東河北諸道頻年水旱重以兵革農耕多廢粒食未豐比
令使臣分路賑卹冀其令濟得接秋成今諸道穀價尚未減賤
而徐汴管内又遭水潦如聞江淮諸郡所在豐稔困於其賤不免傷
農州縣長吏苟思自便潛設條約不令出界雖無嚴牓以避詔
條而商旅不通米價懸異致令水旱之處種食無資昔春秋之
時列國異政分災救患猶載冊書況今朝典大行遠近一統禁錢
閉糴其在赦文州縣因循多不遵奉宜令御史臺揀御一人於江
南道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價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潛有
約勒不必更待文牒為驗便具事狀及本界刺史縣令觀察
判官名銜聞奏如河南通商旅之後淮南諸郡米價漸起展轉
運接諸處直至江西湖南荊襄已来並須約勒依此舉勘聞奏
仍各令觀察使審詳前後赦條與御史相知切加訪察不得容

敞大和年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一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二

政事

財利

用舊錢詔

禁鑄造銅器詔

議放私鑄錢詔

禁京城沽酒勅

行乾元重寶錢勅

行重輪錢勅

令百官議罷新錢詔

重稜錢減價行用勅

放邕府金坑勅

放天下権酒勅

減鹽鐵價勅

條貫江淮銅鉱勅

條貫錢貨及禁採銀勅

停淄青等道鞾監勅

用舊錢詔

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寔古今之要重為公私之寶用年月既深僞濫斯起所以採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為未可高祖掇乱及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泉貨宜依舊施行為万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鑪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乾封二年十月

禁鑄造銅器詔

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急錢然絲布財穀四者為大若本賤末貴則人弃本而務賤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鍰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弊頗輕欲使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鎔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又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布知鑄錢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有採銅錫鉱官為市取勿仰其價務利於人開元十七年九月

議放私鑄錢勅

張九齡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買有無故古之為錢以通貨幣蓋人所非作天寔生頃者耕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人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錢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今来時異事変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自拘必無足用且欲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寮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開元

禁京城沽酒勅

為政之本期於節用今農功在務廩食未優如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麴藥之費有損國儲游墮之徒益資廢業

其京城内沽酒即宜禁斷麦熟之後任依常式乾元元年三月

行乾元重寶錢勅

錢貨之興其來已久蓋代有沿革時為重輕周興九府寔啓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変但以兵戈未息帑藏猶虚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策静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為新鑄不廢舊者兼寔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優從古有経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其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亦依舊行用所諸私鑄捉搦處置即條件奏聞乾元二年七月

行重輕錢勅

九府陳規百王不易或軽為重蓋取適時以重為軽用為救弊則有彫分靡馬勢寫力龜子母相沿変通斯在今國步猶阻帑藏未充重斂乃人困才堪濬徴則軍賦未足是以頃令改鑄務於濟時自開行用已来頗亦公私弘益今可於絳州諸鈩加樣起鑄更増新郭不変舊文每以一錢用當五十利豐費約寔允事宜其錢以二十斤成貫自餘錢盤並聽依舊亨茲厚利足以富國人安俗阜朕復何憂仍令鑄錢使即勾當起鑄新錢或有奸濫所由奉法何至寬容仰州縣明示錢樣切須捉搦勿使違越在京管寮比無俸料桂玉之貴将何以堪宜取絳州新錢給冬季俸料即仰所由申請計會支給且艱難之際家國當同頃者急在軍我所以久虧禄俸眷言優恤恒愧于懷今俯及授衣略為賜給庶資時要宜悉朕懷

乾元二年八月

令百官議罷新錢詔

泉府之設其来尚矣或因時改作則制有重軽往以全華是殷邦儲稍關屬権臣掌賦變法非良遂使貨物相沿穀帛騰踊求之興頌弊寔由斯夫易枉調絃政之要者今欲仍從舊貫漸罷新錢又慮権行轉資艱急如或猶循所務未塞其源寔恐物價虚騰黎人失業静言躬要用藉良圖具

兩漢舊規典章沿革必朝廷會議共躰至公盖明君不獨專法當從衆議庶遵行古之道俾廣無私之論宜令文武百官九品已上並於尚書省議訖委中書門下詳釋奏聞（乾元三年三月）

重稜錢減價行用勅

因時立則須議新錢且欲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鑪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渝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奸未絶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変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伍拾價錢宜減作三千文行用其開元舊錢宜與乾元錢並行用仍令京中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後進止（上元元年六月）

放邕府金坑勅

勅朕聞致理之君克勤于德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劒順帝封還大珠朕以眇身獲守丕業仰止前王之德思齊太素之風未嘗緣情於服翫措手於珠玉庶乎捐金抵璧返朴還淳邕州所奉金坑誠為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宜委康澤差澤清強官專勾當任貧下百姓採斸不得令酋豪及官吏影占侵擾聞奏當重科貶俾夫俗臻富壽人識廉隅副朕意也（大曆十四年七月）

放天下榷酒勅

勅朕聞孟子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義欽若前訓賢哉是言故務德崇賢理之先也趣本弃末政之興也禹貢以財賦周禮人其貨賄皆贍國用無奪人業漢接秦弊時匱費殷置筭緡之抖下榷酤之令郡國發奸于下公卿言利于朝賈誼所以云天下之大殘也朕獲奉宗廟之祀永惟淳風猶聞江淮之間頃緣兵食未足榷酒収利權以救時雖廣儲畜之資寔隳商賈之業方敦禮節漸致和平豈財悖而入與百姓爭利者矣其轉運使下先諸道榷酒宜停俾利歸于人化臻知恥仍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減塩價勅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財利與人共之王道寖微疆霸爭露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榷筦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濟歷代遵用遂為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桑其盡居閭里者抒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死田卒汙萊乃專煑海之利以為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榷價日貴至有以穀數斗易塩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資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夭斃寔用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人不獲弛禁以便人征利滋深疲甿重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淮并峽州榷塩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量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繁刻杜塞姦訛務於利人以稱朕意

條貫江淮銅鉛勅

錢貴物賤傷農害工榷其輕重須有通變比者銅鉛無禁鼓鑄有妨其江淮諸用府收市銅鉛等先已令諸道知院官勾當緣令初下未盡頒行宜委諸道觀察等使與知院官切共勾當事畢日仍委塩鐵使據所得數煩會聞奏元和

條貫錢貨及禁採銀勅

勅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趨利之徒豈卿國計斯弊未革人將不堪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人情非欲利然革之無漸物或相驚已日之孚在乎消息天下商賈先畜錢者宜委所在長吏分明曉諭令其救市貨物官中不得輒立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其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朕志久定固無二言又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貧人適開翫好之端豈救飢寒之患況欲加鑄理

須併切得不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領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户不免失業委本州府長吏勸課念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塩鐵使即作法優賞條流聞奏於戲人之求利厥路固殊斯道炳然言之不惑凡百有位明悉朕懷

停淄青等道糴塩勅

兵革初寧方資榷莞閭閻重困則可蠲除如聞淄青鄆三道往年案塩價錢近収七千万貫資費優贍有餘自塩鐵使管已来軍府頓絶其相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粮之怨服壠畝者興税之嗟犯塩禁者困鞭撻之刑埋生業者乏蠶醬之具雖縣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節用其塩鐵先於淄青兖鄆等道管内置尔鋪案塩巡院納榷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後一切並停仍各委本道約校比年節度使自収管充軍府遂急用度及均減管内貧下百姓兩税錢數至年終各具案塩所得錢并均減兩税聞奏元和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二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三

政事

道釋

禁正月五月九月屠宰詔

為殞身戎陣者立寺利詔

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

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詔

釋教在道法之上制

條流佛道二教制

禁葬舍利骨制

僧道齊行並進勅

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勅

断書經及鑄佛像勅

禁断妖訛等勅

誡勵僧尼勅

不許私度尼及住蘭若勅

僧尼拜父母勅

禁三元日屠宰勅

玄元皇帝臨降制

停京都檢校僧道威儀勅

令天下寺觀修功德勅

條貫僧尼勅

禁天下寺觀停客制

禁僧道卜筮制

修亳州太清宮詔

條流僧尼勅

折寺制

迎鳳翔真身德音

禁正月五月九月屠宰詔

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

死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

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元

忘鑒寐殷帝去綱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寔符本志自今以

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關屠宰殺戮網捕畋獵並宜禁止

武德二年正月

為殞身戎陣者立寺刹詔

至人虛己忘彼我於智懷釋教慈心均異同於乎等是知上

聖惻隱冤隔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

朕親惣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陬會无寧歲其祭犬愚惑

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殉所奉咸有可嘉日

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於立瑣紀信捐

生毋書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入雞之間永

纏水火愀然疚懷困忘興寢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

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立寺刹

為正觀三年閏十一月

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

老君垂範義在於清虛釋迦貽文理存於因果詳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永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行肇於遠古源出元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方物而亭育故能興邦致泰反朴還淳至如佛法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道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来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於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湧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方之典贊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反于茲累代朕夙夜惕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元元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法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方葉

正觀十一年二月

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詔

釋典冲虛有元無謝竟凝寂彼我俱亡豈自尊崇然後為法聖人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孔之教異軌同歸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亡離欲先自責高父母之親人倫已極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餘尊屬莫不觧然有傷名教宴歡尋典自今以後僧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法制即宜禁斷

顯慶二年二月

釋教在道法之上制

朕先蒙金口之記又承寶冨之文歷數表於當今本願棲於曩劫大雲闡輿明王國之禎符方等發楊顯自在之至業馭一境而数化弘五戒以訓人爰開革命之階方啓惟新之運宜叶隨時之義以申自我之規雖寔際如理忘於先後翹心懇悃畏展於勤誠自今已後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庶得道有識以歸依極羣生於迴向布告遐迩知朕

天授二年三月

條流佛道二教勅

佛道二教同歸於善无為究竟皆是　比有淺識之徒竟生物我或因懟各醜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誹謗佛法更相訾毀務在加諸人而无知一至於此且出家之人須崇業行非聖犯義豈是法門自今僧及道士敢毀謗佛道者先決杖即令還俗（聖曆元年正月）

禁葬舍利胥制

釋氏垂教本離死生示滅之儀固非正法如聞天中寺僧徒令年七月十五日下舍利骨素服哭泣不達妙理輕狥常情恐學者有疑曾不謗毀宜令所管州縣即加禁斷（聖曆三年五月）

僧道齊行並進制

朕聞釋及玄宗理均跡異拯人救俗教別功齊豈有於其中間妄生彼我不遵善下之旨相高元上之法有殊聖教頗失道源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並進（證聖元年）

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勅

蘇頲

勅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故自天子下至庶人資於敬愛以事父母所謂冠五帝之表稱百行之先如或不由其何以訓如聞道士女冠僧尼等有不拜父母之礼朕用思之茫然罔識且道釋之教蓋懲惡而勸善父子之儀豈緣情而易制安有同人代而離怙恃哉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故六親有不和之戒十号有報恩之旨此又窮源本而啓宗極也今若為子而忘其生徼親而狥於末日皆礼而強各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行教而不廢於礼合於礼則无不遂二親之與二教復何異焉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喪紀變除亦依月數庶能正此頽弊用明典則罔虧敬之風自叶真仙之意（開元二年閏二月三日）

新書經及鑄佛像勅

佛教者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西京城内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礼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覩菜希金鑠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聞坊巷之内開鋪　經公然鑄佛貨酒

肉手漫羶腥尊敬之道既虧慢狎之心　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困
致飢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諸
身道則不遠溺於積習寔藉申明自今已後州縣坊市等不得
輙更鑄佛寫經典讀誦者勤於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
州觀並宜准此開元二年七月

禁斷妖訛等勅　蘇頲

勅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
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盤之信士不存懲革遂廢津梁眷彼愚
蒙將陷坑穽比有白衣長髮假託弥勒下生因為妖訛廣集徒
侶稱解禪觀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輙蓄第子
号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閭閻觸類寔繁蠹政為甚刺史
縣令職在親人拙於撫馭是生姦宄自今已後宜嚴加捉搦
仍今按察使採訪如州縣不能覺察所由長官並量狀貶降
開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誡勵僧道勅

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于東上說茲因果廣樹筌蹄
事涉虛玄眇同河漢故三皇作乂五帝乘時木蒙方便之門自
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真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
作福未來之勝因莫効見在之家業以空事等繫風无所
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此風尤甚因依講說惑州閭閻
谿壑无厭唯財是斂津梁自懷其教安施无益於人有蠹於
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村鄉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
有宿霄在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已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
斷六時礼懺須依律儀午夜不行宜守俗制如有犯者先斷還
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并官吏輙與往還各量事
科貶開元十九年四月

不許私度僧尼及住蘭若勅

夫釋氏之教義歸真寂爰置僧徒以奉其法而趨末忘本去寔
摭華假託方便之門以為利養之府徒蠲賦役積有奸訛至
使浮俗奔馳佐道穿鑿言念淨域浸成道奸非所以叶和至理

弘振王猷宜有澄清以正風俗朕先知此弊故預塞其源不度
人来向二十載訪聞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括
責處分又惟彼釋道同歸凝寂各有寺觀自合住持或寓跡幽
閑或潛行閭里陷於非僻有足傷嗟如聞遠就山林別為蘭若
兼亦聚衆公然往来或妄託生緣輒有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斷
開元十九年七月

僧尼拜父母勅

道教釋教其歸一躰都忘彼我不自責高近者道士女冠稱君
于之礼僧尼企踵勤誠請之以為佛初臧度付囑国王猥當負
荷願在宣布蓋欲崇其教而先於朕也自今已後僧尼一依道士
女冠兼拜其父母宜增修戒行无違僧律興行至道俾在于茲
開元二十一年十月

禁三元日屠宰勅

道家三元誠有科誡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物未蒙福念不在
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城内應有屠宰宜令河南尹
李適之勾當物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来
并百姓聞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斷肉食自今已後兩都及
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兼宜禁
斷開元二十二年十月

玄元皇帝臨降制

天道混成乃先於天地聖人立教用明其宗極故能發揮妙本弘
濟生靈使秉志者悟微達方者知復以此救物故无弃人其熟當之
奥若我列祖玄元皇帝矣朕纘承寶業重闡玄猷自臨御已来冈不
夙夜每滌慮凝想齋心服形礼謁於尊容未明而畢事將三十載矣蓋
為天下蒼生以祈多福不謂微誠上達睿祖垂鑒頃因假寐忽然真容
既覺之後昭為以覩謄奉踰時殊相自然與其相協謂降仙府永鎮
人寰告我以无疆之休德音在聽表我以非常之慶靈貺有期乃昊穹
幽贊宗社儲祉豈朕虚薄能致茲事若便寢乃乖祇敬宜令所司即
寫真容分使送諸道採訪使令當道州轉送開元觀安置所在道士女
道士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設齋行道仍各賜錢困充齋

慶之費自今以後常令講習道經以暢微旨所置道李頃倍加敦勸使有成益是知真理深遠弘之在人不有激揚何以勵俗諸色命有以明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長官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加甄奬至如道有三宝茲居一焉欽若至言愛茲宥過天下見禁囚徒其十惡罪者及造偽頭首并謀殺故殺祓訛宿商人等特宜免死配嶺南官人犯贓據情狀輕重事貶降餘一切免且夫愛人之義長之育之升降其有小葬園廬粗致儲蓄多相糾訐便被加等朕情為敦本義在勸農欲使野絶游人国无曠土安可得也自今歲已後且三五年閒未須定戶其中或有家資破散檢覆非虛不可循旧差科須量事與降令者真容應見古所未聞福雖始於邦家慶宜均於士庶其親王公主郡主縣主及內外文武官等並量賜錢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慶樂諸道節度及將士等亦宜准此其西京及諸州父老亦量賜錢同共歡宴其錢以當廐官物充伊尔公卿逮公乎黎獻宜勉崇玄化共溥淳源宣布遐邇賜知朕意 開元二十九年五月

停京都檢校僧道威儀勅 孫逖

勅道釋二教必在護持須置威儀今自整肅徒衆既廣統攝尤難更相是非却成煩弊自今已後京都檢校僧道威儀事宜並停或恐先有猜嫌因此妄相糾訴所由亦不須為理

令天下寺觀修功德勅 孫逖

勅道釋二門玄通衆妙濟時育物皆有明徵是所依憑豈忘尊奉其天下寺觀並令修切德用齋三圣之教以荅百慮之心宜副虛懷各陳至敬

條貫僧尼勅

道釋二教用存善誘至於像設必在尊崇如聞州縣公私多借寺觀居止因茲褻瀆切宜禁斷務令清肅其寺觀除三綱并老病不能支持者餘並仰每日二時行道礼拜如有弛慢並量加科罰又崇敬清淨礼避嫌疑其僧尼道士非本師教主及齋會礼謁不得妄託事故輒有往来非時聚會並委所由官長勾當所有犯者准法處分亦不得因茲攬擾分明告示咸使知悉 宝應元年八月

禁天下寺觀停客制　常衮

勅釋教本以救道家先於理国懲悪勧善以齊死生薫然慈仁美利天下所庇者大所益者深故歴代崇尚而易也朕以玄元烈祖慶我昌運西方聖人福茲下土常所尽敬敢忘致誠且至真之体尚於精潔流俗所尊不宜褻慢如聞天下寺観多被軍士及官吏諸客居止狎而黷之曾不畏忌細黄併竄堂居毀撤寝處於象設之門庖厨於廊廡之下緬然遐想愧歎良深自今已後切宜禁断其軍士委州縣長吏與本将商量移於穏便處安置其官吏諸客等頻有徴福於朕躬期降祥於黎献申明詔旨用悉労懐

禁僧道卜筮制　常衮

勅左道疑衆王制所捨妖言蠹時国朝尤禁且緇黄之教本以少思寡欲也陰陽者流所以敬授人時也而有學非而辨性挾於邪

輒窺天道之遠妄驗国家之事仍又託於卜筮假説災祥豈直閭閻之内恣其誑惑薦紳亦衣冠之家多有厭勝将恐寖成其俗以生禍乱之萌時邪已来禁網疎闊致令此輩尚有矯誣害政之深莫過於此将帰正道必絶姦源宜令所司挙舊條處分

修亳州太清宮詔

聖人立極教本奉先王者配夫義惟尊祖我大聖祖玄元皇帝肇開宝運垂祚有唐致六合於大同齊群生於壽域保茲鴻業寔賴貽謀如聞亳州太清宮頻経水潦頗已摧毀永惟誕聖之地敢忘崇本之誠宜令宣武軍節度使李程燕克亳州太清宮使仍委漸加修葺以時致敬稱朕意焉大和

修流僧屋勅

朕齋居法宮詳念至理思欲建皇極端化源大蘇生靈漸復吉道虞之際寧匪盛時逮至漢明因寐以言徴傳教卒詞而臆對遠永像教從此流行蕩然相傳垂七百祀黎庶信苦空之説衣冠敬方

便之門異同之論雖多尚之訛未革遂使風駈成俗雲構滿途丁壯苟避於征傜孤窮寔困於誘奪永言斯弊宜峻科條起今已後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長吏嚴加捉搦不得度人為僧尼累有明勅切在提奔惟我元元務在長育擅有髡削亦宜集斷比來京城及諸州府三長齋月置講集衆兼戒懺及七月十五日解夏後巡門家提剥割生人妄稱度脫者並宜禁斷且僧尼本律科戒甚嚴苟有違犯便勒還俗若有自願還俗者官司不須制立如聞兩街切德使近有條約不許僧尼午後行雖曰緇徒无非赤子有妨自遂亦軫予懷今從已後午行任行其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諸州府委本任長吏試經僧尼並須讀得五百紙文字通流免有舛誤兼數內念得三百紙則為及格京城勅下後諸州府勅到後許三箇月溫習然後試練如不及俗便勒還俗其有年過五十以上筋力既衰及年齒未至夙嬰痼疾并瘖聾跛辟足不能自存者並不在試經限若有戒律清高修持堅苦風塵不雜徒衆共知者亦不在試經限天下更不得創造寺普通蘭若等如因破壞即任修葺於戲理國之本在正風俗故王化首婚姻之道所以序人倫覇圖著胎養之令所以務生聚況一夫不耕人受其飢一女不織人受其寒安有廢中夏之人習外夷无生之法略期踈滌用潔源流俾尔齊甿去末歸本庶富之漸其在斯乎凡厥司存勉率吾教各勤檢馭稱朕意焉 大和

拆寺制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以至於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本之功奪人利於金宝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罹其餒者一婦不織有罹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挺莫知紀極皆雲藻飾僭擬官居晉宋齊梁物力凋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乱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我貞

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傳覽前言旁求興謀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叶心正意條疏至當直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不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万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万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万人并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並令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死時駈游墮不業之徒已踰百万廢毋艱充用之屋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躰予意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會昌五年八月

迎鳳翔真身德音

朕以寡德纘承鴻業十有四年矣頃禹蚩猖狂王師未息朕憂勤在位愛育在生靈遂乃尊崇釋教致敬玄門迎請真身蓋為万姓祈福今者覩覩之衆隘塞路岐載念狴牢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於刑辟況漸當暑毒繫於縲紲或積幽冗有傷和氣或關連追擾有妨農務其京畿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故意殺人官典犯贓合造毒藥光火特仗開發墳墓外其餘罪死輕重節級遞減一等其京城軍鎮限兩日內疎理訖聞奏天下州府勅到三日內疎理聞奏 咸通十三年四月

政事

祥瑞

諸符瑞申所司詔

不許奏祥瑞詔

令諸道不得奏祥瑞詔

醫方 疾病

諸州置醫學博士勅

牓示廣濟方勅

頒廣利方勅

三衛殢騎疾病給食科勅

收瘞

收瘞隋末喪亂骸骨詔

掩暴露骸骨詔

瘞突厥骸骨詔

剗削京观詔
收葬隋朝征遼軍士骸骨詔
埋瘞暴露骸骨勅
收葬陣亡将士及慰問其家口勅
收瘞京城骸骨詔

禁錮

禁錮隋朝弑逆子孫勅
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制

雜録

隋代公卿不預義軍者田宅並勿追收詔
不許言中興勅
改丹水為懷火勅
江王下教

祥瑞

諸符瑞申所司詔

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儀感德百靈効祉莫不君臣動色歌訟相趨朕恭承大宝情深夕惕每見表奏符瑞慙恧增懷且安危在乎人事告凶繫於政術若時主昏虐靈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可為恃今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諸瑞宜申所司奏者唯顯瑞物色目及出見處更不得苟陳虛飾徒致浮詞 正观二年九月

不許奏祥瑞詔

朕以寡昧纘承丕業永思理所宝惟賢至如嘉未神芝奇禽異戰蓋輔化之虛美也所以光武刑於詔令春秋不書祥瑞朕誠薄德思及前人自今已後所有祥瑞但念懷式申報有司不須聞献其珍禽奇獸亦宜停進宣示天下知朕意焉

令諸道不得奏祥瑞詔

朕以菲德祗膺大宝深求理本將致時雍以慈惠恭儉為休以人和年豊為上瑞夙夜思省无以過之至於嘉穎連理之祥飛禽走獸之異出芃邦国来献闕庭虛推功非予所尚歲晏奏陳於清

廟元正列薦於上朝採討古今亦元明據恭惟靈圣豈候薦聞事
匪經當釐正庶使溥天之下知予務寔之心其諸道應有三等祥
瑞並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及薦獻太
清宮并元日受朝奏祥瑞儀任宜停

醫方 疾病附

諸州置醫學博士勅

勅神農鞭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銓覽古方永念黎
庶或營衛內壅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欢自今遠路僻州醫
術全少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
一員階品同子錄事每州寫本草及百一集驗方經史同貯其諸
州子錄事各省一員中下州先有一員者省訖仰州補勳散官充
開元十年七月

牓示廣濟方勅

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頗行已久傳習亦多猶慮單貧
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知儻醫療失時因至天橫性命
之際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
件錄當村方要路牓示仍委採訪使勾當元令脫錯

天宝五年八月

頒廣利方勅

勅立國之道莫重於愛民育物之心期臻於壽域故安其性
命順其節宣使六氣不差百疾不作斯亦救人之要也朕以
聽政之暇思及黎元每慮濕濕不時壅鬱為厲或僻遠之俗
難備於醫方或貧匱之家有虧於藥石失於將療遂至傷生
言念於茲載深憂軫厲春陽在候寒暑方交閭里之間頗聞
疾患每困服餌飲食感予衷遂閱方書求其簡要並以魯經
試用累驗其功及取軍方務於速效當使疾疢不差藥必易求
假遠召醫工可以立救人命因加纂集以便討尋類例相從
勒成五卷名曰貞元集要廣利方宜付所司即頒下州府閭閻
之內咸使聞知

三衛獷騎疾病給食料物

育物者所貴於從宜養人者必資於遂性況加疾苦豈忘哀

矜內外廊三衛彍騎等如聞因當上染患者番滿之後既不勝
致還鄉又不容在職掌息進退无據何所依投溝壑是憂豈謀
朝夕永言及此深軫于懷自今已後如有此色宜移就三衛廚給食
料將養各委左右金吾將軍存意檢校所須藥物仍與太常計
會量事供擬并差醫人救療其諸門及街鋪職掌人等各委
將軍以當衛諸色殘官等且量事支給其醫藥宜准內外廊例
自餘色當番人等有疥疾者並准此處分其有身死者各委
所由隨事理瘞當日牒報本貫令家人親族運致還鄉天宝
三年八月

收瘞

收瘞隋末喪乱骸骨詔

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戍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无辜墮于塗
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室黨淪亡邑居散逸墳隴靡託塋魂
无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一物失宜
寢興軫慮念茲道墐義先吊恤雖復久已頒下普遣葬埋
猶恐吏不存收瘞本尽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
周悉使郵亭之次先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
及枯骸庶踵於前此為非類武德三年六月

掩暴露骸骨詔

隋運將尽邵凶鼎沸干戈不息飢饉相仍流血成川暴骸滿野
朕往因軍旅周覽州原每所臨視用傷心慮自祗膺宝命義
切哀矜雖道謝姬文而情深掩骸骼諸色骸骨暴露者宜
令所在官司攸歛埋瘞稱朕意焉正觀二年四月

瘞突厥骸骨詔

突厥種落往逢災厲疾疫飢饉殞喪者多暴骸中野前後相
屬幽魂靡託醊奠无所永言矜悼有懷惻隱宜令所司於大
業長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酒酺致祭速為埋瘞務
令周悉以稱朕意正觀四年九月

剗削京觀詔

甲兵之設事不獲已義在止戈期於去殺季菜馳竟恃力肆威鋒

刃之下恣情剪馘血流漂杵方稱俟意屍苦乱麻自以為武露骸封土多崇京观徒見安忍之心未弘掩骸骼之礼静言念此憫欢良深但是諸州有京观无間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仍以酒酺致奠焉 正观五年二月

收葬隋朝征遼軍士骸骨詔

曰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欢掩骸之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葬之 正观十九年四月

埋瘞暴露骸骨勅

移風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骸骼埋胔時令之通典如聞江左百姓之間或家遭疾疫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復安葬情礼都闕一至於斯習以為常乃成其弊自今已後宜委郡縣長官嚴加誡約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无親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隣相共埋瘞无令暴露庶叶礼經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 天宝元年三月

收葬將陣亡將士及慰問其家口勅 賈至

勅自冦戎猾夏干戈不戢涉三載矣而忠臣義士死王事者何可勝言茲朕痛悼于厥心若挾瘡痏是用枕戈寢胄親惣六師恃神祇之直憑宗廟之靈亦冀尅清載造京邑近者諸軍告捷屢摧賊衆天意人事若將叶符而戰士陣亡多委溝壑已令收瘞猶慮或遺撫存哀殁朕之所切宜令節度使與郡縣長官計會悉收骸骨埋葬致祭仍勘責姓名續〻奏聞將褒贈其官爵優恤其妻子仍仰本使者郡縣勿差科其家庶乎幽明慰懷知王師之不得已也 至德

收瘞京城骸骨詔

在生靈合登仁壽自逢艱阻多致傷殘或冦盜為灾斃於鋒鏑或歲時不稔道殣相望枯骨轉屍多埋瘞朕為人父母良深憫惻將何以示掩胳之躰葬骨之人永念前修豈忘言訓其京城内外應有舊骸骨宜令京兆府即勾當収拾埋瘞仍令中使與所由計會致祭 宝應

禁錮

禁錮隋朝弑逆子孫詔

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康元礼楊覽唐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良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累世任重一時乃包藏禍心懸忘慈惠義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閻趙豐深梟鏡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弃宜從重典以勵臣節其子及孫並宜禁錮勿令齒叙化及既為魁首僭切名號一門之内凶惡尤甚其弟士及不預逆謀雖云昆季僅免誅戮委質皇朝勳庸克著彰善瘅惡抑有舊章士及一房不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正觀七年正月

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勅

隋尚書令楊素昔任本朝早荷殊遇稟承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乱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家嫡寧惟掘蠱之禍誘肩後主卒成請躡之豐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職此之由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音族誅斯則奸逆之謀是其廷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殤仍在豈可復隨近侍齒列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悼賊臣常欲從容於万機之餘寢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已下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

聖曆三年五月

雜録

隋代公卿不預義軍者田宅並勿追收詔

隋政不綱行正凶度東西馳騁靡歲獲寧遂使父子乖離室家分析親老絶農昏之養嬰孩無撫育之思人懷恋本之心家有望鄉之欢朕上膺靈命下字黔黎一物失宜情深軫悼思俾惠澤逮于鰥寡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預義軍者所有田宅並勿追收若囷窌粮食交絶其録名簿速加賑贍

武德元年七月

不許言中興勅

勅朕承天宰物光宅中區嗣祖宗之丕基承聖善之洪業燭明

負扆寔奉成規往自永淳至於天授姦臣稱乱鼎運不安則矢
大圣皇后恩顧託之隆霈変通之数忘己濟物從摧御宇四海
由其率順万姓所咸寧唐周之号暫殊社稷之祚斯永天宝
寔由所於茲朕所以撫旋機握金鏡事惟継躰義即纘戎豈
若文叔之起春陵少康之因陶正中興之号理異於茲宜革前
非以帰事寔自今已後更不得言中興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観
宜改為龍興寺観諸如此例並即令改 神龍三年三月

改毋水為懐水勅

勅不息悪木忍渇盗泉行遣之人避悪名也朕常覧上黨記稱
秦坑趙卒血流毋俗名具水為毋水省方此路懐古惻然邑号
獲嘉地稱修武前王故事将有所憑宜改毋水為懐水改
毋水府為懐仁府其郷里名号亦仰州長官随事改易 開元
十一年三月

江王下教

大行皇帝聴断英明臨下以法将期致理以亟宇而奸宄構禍
矯宣遺言不詢羣臣專断神器寡人義重君臣毒甚手足乃視
率左右護軍中尉心腹近臣及諸職事官等并左右神策六軍
使兼諸軍使及将士并飛龍将士等捜擿伏慝大擒諸祓或
血刃當辜或赴井而斃其頭首刘克明田務澄王嘉憲石定寛
等二十八人並正刑書同有満逸此皆宗社威霊文武協力豈伊菲
簿政貪大功多士中外藩岳致茲刷憤衆慶當同大行皇帝正
柩于太極殿前率依光陵故事有司條上務尽誠敬其家宰司
空平章事裴度當攝立功将士節級各有優賞布告遐迩咸
使聞知宝曆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四

政事

慰撫上

淮安王神通山東道安撫大使詔

皇太子等巡京城諸縣詔

鄫國公軋等益州道安撫大使詔

張鎮州淮南道安撫詔

存問并用父老詔

遣畢構等慰撫諸道詔

遣楊虛受江東道安撫詔

遣盧絢等諸道宣慰賑給勅

宣慰西京逆官勅

宣慰京城諸道父老勅

安緝京城百姓勅

慰喻朔方將士勅

遣巡撫使制
遣鄭叔清江淮宣慰制
遣劉晏宣慰諸道勅

慰撫

淮安王神通山東道安撫大使詔

隋惠政荒民散九州輻裂四海瓜分元元無辜困豺狼之吻悚懼黔首罹兵革之災朕祇膺寶圖救其危墜一物失所情深納隍今趙魏之人頃承大化海岱之竟思稟朝章然而尚迫寇戎受拘光暴經年遐阻未由自達宣風布教必佇循良柔服招携事資明庶右翊衛上將軍淮安王神通地惟近屬功參運始杖節建旗參當里寄可山東道安撫大使其山東諸道軍事並受節度下武德元年十月

皇太子等巡京城諸縣詔

隋末道消運屬陽九盜賊鋒起飢饉荐臻四海之民墜於塗炭是以上天降監爰命朕躬綏靜黎元克定元醜府庫倉稟所在開廢流宄之民隨加振撫言念亭育監寐靡忘然年穀不登民多困乏一物失所有甚納隍宜加存問救其疾苦可令皇太子建成巡京城側近諸縣秦王巡京城以東左僕射裴寂巡京城以西諸被閤閻見其耆老親省風俗廉察吏民之絕人量加賑恤有如冤滯並為申理高年疾病就致衾帛武德二年二月

鄧國公軌等益州道安撫大使詔

朕受天明命撫育万方康俗濟民元忘鑒寐西蜀僻遠控已夷厥土沃饒山川遐荒往者隋末喪亂寇盜交侵流寓之民遂相雜揉遊手墮業其類寔煩寇甄矯虔因此而作王業伊始務從草創牧宰庶僚隨事遷易州縣分於權宜廢置然而王道未洽民瘼猶存靜言思之夙夜軫念澄原正本義在更張可令秦州摠管鄧国公軌御史大夫滑国公元逸為益州道安撫大使宣揚朝典進擢廉平貶黜苛暴申理究滯存孝貞節表其門閭鰥寡孤惸量加贍恤事有便宜並委處分武德二年二月

張鎮州淮南道安撫詔

三楚之地江山遐阻五嶺之表經途遼邈自有隨失馭盜賊交侵声

教莫通方隅久絶朕受畱膺運君臨寰宇率土之濱情均撫字方今函
夏肅乂文軌一同尉候无虞要荒率職然而江蠡之派或阻寇戎閩禺
之鄉未聞正朔左武候將軍黃国公張鎮州大將軍合浦縣公陳知略
二方首族早從歷任思展誠効緝寧州里鎮州可淮南道行軍揔管
智略可嶺南道行軍揔管以安撫之 武德四年八月

存問并州父老詔

昔隋末喪乱百姓凋殘酷法淫刑役煩賦重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徵召百端寇盜蜂起人懷忿怨各不聊生水火之切未足為喻先朝不
忍塗炭思濟黎元朕纂承神筭奮釼南起與彼境英雄同心叶力不
碩軀命以救蒼生爰自晉陽起兵義推鋒接刃櫛風沐雨除凶
去暴以悳行仁天下又安戎車止息九夷八狄莫不来庭以至于今
二十餘載豈予一人所能致此寔賴天地之仁宗廟之福賢人君
子為朕股肱文士尽其才智武夫宣其勇力朕端拱无為庶幾王
道然漢高悲歌常思豐沛晉皇吟詠惟在温原此人之情也况
并部之地創業之基與諸父老首立大事引領北望感慕兼深
思與老叙舊懷在所忘也但海内殷曠万機事多
省巡未遑固息老宜約勒鄉黨教導後生親疎子弟務
從忠孝必使風俗敦厚異於他副朕此心允示遠近使旌表門
閭榮耀鄉里書名行帛豈美歟夏序甚熱想各平安善自怡養
勦静聞奏故有此勅想見朕 正觀十五年六月

遣畢搆等慰撫諸道制

昔者明治内有公卿釐庶纘外有侯伯司牧群黎猶
懼至道孚淳風或替故有巡狩興黜陟幽明行之官省方
察俗能遐寧情偽无於変時雍率其道朕祗膺嗣悳恭
宁帝畱稟過庭謀憑庶竭精思理兩載茲冀逮
康漸及至化區宇遐遠風教未同負扆長懷責深在近者
姦回究亹切起蕭墻宗社降靈應時殲殄今又恭承聖訓揔統
猷率彼百官齊茲政恐倉廩不寔礼節興吏靡息於貧賤
或於幽枉永言於此明發疚征未習邁遠宜分命
輶軒慰撫黎庶畢搆等操履清識具明茂績彰於歷試

嘉諭滿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原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並令屏絶浮華敦崇仁厚務修孝弟勤事農桑耆老鰥惸貞人家口不自存者咸加恤問舉以言揚惟賢是急若有良材異等臧器下僚悊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者各以名聞凡百收宰洎事吏人咸知朕心各敬乃事勤則不匱仁遠乎哉勉以勗之以副朕意先天二年七月

遣楊虛授江東道安撫勅　蘇頲

勅淮海是稱谿險山川重複水陸殷溱去歲田收稍乖豐稔今茲人庶頗致飢乏朕為人父母深用惕然近聞兩澤應節秔稻有望目前之困糊口猶切思從蠲省用救荒弊宜令給事中楊虛受往江東道安撫存問不急之務一切除減觀察疾苦量宜處置刑獄冤滯委使詳理百姓間有違偉才異才藏鱗羽隱淪屠約棲遲閭閻官人內有貪致苟得背公狥私循默自守養望充位者還日各以名聞所至之州具令宣布求瘼恤隱稱朕意焉應須判官及典準例馳驛即發遣開元二年四月十一日

遣盧絢等諸道宣慰賑給詔

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還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緝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慰賑給使上桂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珪无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以來數州失稔頗致流穴能分殷懷而吏或不畏不仁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仗賢能此使車不无殷監此事掣肘務欲揔權小有舉於毫髦大莫振於綱領本令調察却致煩苛永言所期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元謂通才以蠲疾苦之原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及万人朕所設官以俟來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復也宜副朕懷開元二十二年二月

宣慰西京逆官勅　賈至

勅西京官吏等逆胡搆禍暴犯京邑我國家圖必勝之勞取方全之切是以避狄而西外飾師旅遂使卿等奔竄无所力屈狂寇既閑之以師旅又臨之以兵戈西強逼駈馳或偽置官爵事不

獲已皆是脅從朕深悉焉无懷反惻今天既悔禍宗廟垂靈王師東征雷擊電掃逆徒勦絶關輔載清卿等代承国恩家傳禄位乃祖乃父為我純臣雖陷賊中固深憂憤是用惻隱矜憫于懷宜各自安更勿惶懼朕與人更始豈求録徵煆哉旬日之間與卿等相見 至德二年月日

宣慰京城僧道父老勅

勅西京緇黃耆壽百姓頃者逆兵暴至侵逼長安王事西巡修集兵馬遂使卿等陷於賊首不得奔逃或骨肉之間枉罹屠害女子之輩多遭虜掠朕每念此流涕痛心又比來米塩匱竭人多餓死道殣相望或徒賊逼脅駈使事窮力屈尽是脅從朕甚察為今已京城再復賊寇殲滅豈獨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京師等兆民懇誠感達天地之所致也方與卿等雪恥辱布惟新大棄疵瑕弘宥罪戾恐未達意或惶恐焉各宜寧居勿懷反側各令宣諭與卿等不久相見 至德三年月日

安緝京城百姓詔

勅京城之人久陷凶醜亦既庶定莫非王臣比屋可封唐之人闔境皆戴商之舊復以宗廟之器府軍之資散在閭閻紊煩綱紀主守者闕以供事竊取者日月其常不用所以遣其檢括必使當寔如聞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攘資財驚擾士庶官吏不修其法豪強横有縱暴或得一官物即破人家産或捕一姦吏則傍累親隣仍有不逞之徒因茲恐嚇大為侵暴百姓冤苦永言哀念良深嘆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勾當諸使檢括一切並停妄有欺奪宜即推捕奏聞仍牓坊市務令安緝副朕之意焉 正德三年三月

慰喻朔方將士勅

賈至

勅朔方將士等自寇逆乱常殆涉三載卿等被堅執鋭暴露原野東征西伐未嘗暫寧雪霜風雨之間白刃鳴鏑之下艱勤至矣朕甚憫焉頃者出井陘收趙地還破同羅逋虜復入河東故郡累有功績王室賴之昨者清渠之戰師徒不利亦聞卿等傷夷甚多兵者危事一挫何損但當勉勵以為後畜神祇助

善天地厭禍伏順招逆無憂不平知卿等所在屯集更加訓練
俟於再舉思滅賊徒此忠臣義士感激之深也已令江淮轉運布
帛到日議賞非遥今關中麥秋見將收穫六軍粮備寔資於此
遞須相勗勿犯田苗甲杖刀槍已令支送誠宜磨勵大雪前恥事
平之日卿等差封侯金帛珪璋无所愛惜故令宣慰知朕意焉
至德元年月日

遣使安撫制

勅厄運者天之時也理乱者人之政也是以軒轅不能止蚩尤之患
帝舜不能无有苗之征盖在於人君修刑德以除之也頃者羯賊其
凶害當爭戰之地則肌骨多斃於鋒鏑在遐僻之方則杼柚其空
於征賦離鄉去邑棄業亡家契闊凍餒飂飂是逼朕每永念其匱
乏宥其罪戾宝其倉廩捨其逋懸養其傷痍賜其死事將使百
姓永登仁壽猶慮撫字闕尚疾苦之未除於是分遣使臣親訪閭
里夫人君高居大位非可以日遍四海耳周八極必仗賢能以廣視
聽頃之使臣咸未稱多俛俛經略未尽至公遂令遠人究不上達
弊不下去今擇朝端忠貞仁惠之士飲水乘馹巡撫四方其有
政教煩苛勅令不便妨於耕稼害於蚕桑徵損於人无令小大咨
尔兆庶必聞於庶又有官吏斜虐豪猾侵漁擾於黎忘甿冒於
貸賄上无隱也當悉懲之朕方以百姓心為心蒼生壽為壽非欲
自賢自聖而為理捨暴惠奸而隨人率土之濱宜悉朕意
正德二年二年日

遣鄭叔清往江淮宣慰制　賈至

勅逆旅未平師旅淹歲軍用匱竭常賦莫充所以稅畝於荊吳校
練於淮海從權救弊盖非獲已夫法明則吏不欺斂均則人不怨
輯事无擾繫乎使臣度支郎中鄭叔清貞固幹事用節愛人考志
視成可厝斯任宜以本官兼御史充江淮東西道宣撫使
至德二年七月十二日

遣刘晏宣慰諸道

歲之不易征伐繁興河蕭然江外尤劇供上都之國用給諸
道之軍須庶務徵求未遑小息火耕水耨夏葛冬裘充饋運

而屡空戎衣而不足農人少而轉困編戶流而卒歸自北之化未淳大東之詞方切君為心也朕甚痛焉今區宇漸寧凋殘已甚惕然軫已姑息務人懼惸嫠之先告思省方以親問時邁未可日昃皇皇勞載懷鴻鴈之詩用辭吾人之慍必資循行以周爰皇皇者華以申喻朕志宜令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刘晏往諸道宣慰應百姓有徵科煩重人戶逃亡及水旱所損不能支濟者並與本道節度使計會蠲削安在遂便處置訖具狀上應時務者其狀以聞仍與本道節度觀察使計會舉按四海至廣九重至深思使下情上通常令上旨不達務於審慎朕之意焉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五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六

政事

慰撫中

李涵河北宣慰制

李涵再使河北制

劉晏宣慰河南淮南制

喻安西北庭諸將制

宣慰湖南百姓制

宣慰嶺南制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制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制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制

處分淮西赦

建中四年伐兩河叛師慰勞本道百姓勅

正元元年慰撫平盧軍先陷在淮西將士勅

遣使安撫水災諸州詔

令潘孟陽宣慰淮西詔

慰撫中

常袞

李涵河北宣撫制

門下河朔一隅地方千里外捍夷狄内輔成周撫勤王之師修任上之貢頗其方鎮可謂崇重眷我侯伯是有勳勞將相國之股肱君之支体事同休戚寧忘鑒昧思撫巡而未獲念征而鎮永懷爰命宗臣往申旨諭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左丞襄武縣開國公李涵朕之茂親腹心攸寄純固所以致命文質所以經邦温恭礼信讓誠易直勵匪躬之節秉憂國之心美其公才嘗所委任再令宣撫皆合事經既述謙誠之辞兼陳理化之迹慰我憂心意甚嘉之今秋冬在候佳戍将校有介胄之劳黎元有賦税之役代予親問詰尔使臣仍兼副相之榮式重登車之務可兼御史大夫充河北宣慰使本官勳封並如故

常袞

李涵再使河北制

勅書有施令以告四方礼有誦志以述邦國明王所以垂拱而天下理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寔賴腹心耳目之臣審訓念于外俾惠澤教化敷於四海情有所達事適其宜上下交暢則天地和應矣喻我朝旨寄於宗英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襲武縣開國公李涵志以述言學于古訓安和孝敬慎靜尚寛服居大僚常所親信每受重寄必揚休声往以巡撫渤碣之間戎府方州之大俾付王命以親諸侯至于再三秉此純一尽人臣之節冈或辟雍徇國家之利豈憚勤遠信以協誠憲以交福周爰咨度不遑啓處邊陲寧晏敬賴親賢合以侯伯之勳勞師人之戍守頗其功効宜有撫巡高選中朝尤永茲僉議加以丞相之副增其原隰之華時惟懋哉先替厥服可兼御史大夫充河北宣慰使餘如故

劉晏宣慰河南淮南制

勅書曰元后作人父母又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政或不平訟或不理則人受其弊氣生其災嗛咻連声愁苦先告州縣長

吏莫之省憂念茲疚懷中夜三歎朕以否悳託於人上永言理道
敢不勵精自兵乱一紀事殷四方耕夫困於軍旅蚕婦疲於餉饋
欲求无事豈可得乎致令戶口減耗十无一二而河南淮南西又甚
諸道得非蒐乘補卒之數急賦横税之煩致使惶駭匪寧流庸
不復兼亦親人之職少有政術稱者於富役多患不均靡室靡
家皆藉其穀无衣无褐亦調其庸雖節制廉察務令調理而貪
官暴法未絶姦原誅求无厭鰥寡重困永然遐想遏寔在予巡
撫之寄資於碩德某官某相府之舊道在安人自河之南天下
之半底慎財賦衣食京師久於倚任多所弘濟因其旋南將所
攸屬所至之處宣示詔書撫將校之勤勞問黎元之疾苦事有
未便注或不得委之釐革歸於允當或假其征徭私有聚歛
或託其貢献公然乾沒厚取於人歸德於上虧損時化朕甚
懼焉宜委某乙與節度觀察切加疏理勿令冤濫以副憂勞
其官吏有犯便禁身惟問具狀聞奏當峻刑典以息貪殘
喻安西北庭諸將制　常衮

勑天下既定方里寧一豈王者獨運而臻此耶寔賴文武將守腹
心之臣宣力強任捍禦于外也往以蕃戎並暴縱毒邊表乘輿
伺隙連兵累年城門晝閉王師遐祖遮殺漢使盜取節印恣睢甚横
厲逆天理而國潮未暇襲遠置於度外寔五京二庭存亡危急
之秋也河西節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護曹令忠尔求某等義
烈相感貫于神明各受方任同奬王室率辛李之將用甘陳
謀與羌騎校尉王侯君長以下自金河玉開至于南北戊午跨流沙
跨西海蒲類破白山戰事致命出於万死賴天之靈以戰則尅不
動中國不勞濟師横制數千里有輔車首尾之應以威以懷張
我右掖稜振於絶域烈切於昔賢微三臣之力則度隍隃隴不
復漢有矣每有使至説令忠等憂國勤王誠徹骨髓朝廷聞
之莫不酸鼻流涙而况於朕心哉遐想攸耿嘆何已或恐凶醜
狡譎反復離間妄説国难揺動人心今所以疏其事實
一以相報近有流落蕃中十数年者至闕庭知大戎悪稔上疑
下阻殘滅加之疾疫災及羊馬山谷填委天亡之時及囚奴自

速其禍諸蕃連衡以功取力屈氣衰已逃於苦寒之地西北邊患蕩然以清至於九夷南尽百越玉帛来朝於魏闕包茅入貢於王祭党項附回中大寧天下郡国一其教理王幾征調漸復平時子儀移鎮於邠郊抱王進攻於天水士馬百万當令悉西方垣輸之寄所宜協心戮力抗厲威武周赴戎會也勉卒志業以時康功慶流子孫永永无替高映勲典豈不休哉每念戰守之士十年不得解申白首戎陣忠勞未報心之惻怛終食安當候大旆所指窮荒蕩定懸爵位以相待傾府庫之所有以荅西州賢士大夫忘身報國之効遣詔諭意非一二所能盡也

宣慰湖南百姓制　常衮

勅震澤之南数州之地頃以水潦暴至沲潛潰溢既泛城郭復瀦原田連歲大歉元元重困餧殍相望流庸莫遠加之以師旅煩之以賦稅哀我矜人何以堪命朕君臨之道鬱收養之政未弘咎之所降諒在於此雖天災流行有垣数而夕惕昊厲豈忘責躬夫振人育物大易之明人也自漢魏以来水旱之處必遣人巡問以安集之國朝因之也亦命近臣撫慰俾諭求瘼之急宜令中散大夫給專中賀若察往湖南宣慰處置其百姓遭損不能自存者應須振急蠲宜與本道观察使商量處置了聞奏仍賫詔書躬自問恤宣示郡邑令知朕心

宣慰嶺南制

勅理天下者先務於安遠本人情者必令其上達或刑罰不中德施未孚則生怨咨是以申喻朕以服領之表方隅之大南尽百越專制万里釋將置守常亦难之至於臨遣屢有明誡俾施惠政以恤疲人而長吏議法不平作逞以威因其猜阻陷我忠良馮季康何如瑛等南方右族累代純臣協其乂烈之心積有艰危之効或於所譖虐用其刑无狀遂郡辟生朕比託人上每勞日昊天地之生成父母之慈愛聞此濫罰惕然疚懷尋亦辨明特令昭雪如聞溪洞尚有紛擾哀我士庶勞於甲兵豈不求良安有己以所以更謀良帥先用舊德兼御史大夫徐浩歷典中外長於撫綏素所俾信玄冬之首當至彼方必能大布風化永清麾管仍令尚書

比部員外郎莫臧用往嶺南宣慰問以疾苦吊其死喪其季康等遇害之家躬自存撫切加贍恤務令得所以慰孤遺其軍州有所結聚申明中旨已懸示大信但歸附郎同平人豈惟復業安居當亦隨才命職兼至桂州宣慰應水旱所損或須蠲免宜與觀察使商量勉膺朝寄以稱朕懷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有巡守之義以考国典以覘人風在時多虞或所不暇乃命卿士使于四方問人疾苦廉吏善惡苟副所任則如親臨在安平之時得資勤恤當禍乱之際得无省憂朕不敏不明肆于人上撫御失道誠信未孚寇盜煩興阻兵拒命袁我臣庶陷于匪人顧茲田疇鞠為茂草不念柔服遂阻征徵發甲士万里必至暴露營壘連年不息冒干鋒刃繼以死傷煢嫠无依父母廢養存者積思家之怨歿者倍異鄉之痛又以軍資滋太公儲不充厚取於人囚厥率典科條雖設誅斂无常農工廢弃於生業商賈咨嗟於道路軍儲日益門日空凋瘵日窮徭賦日甚以財力之有限供求取之无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責嗸啓黔首控告何依怨上氣騰咎徵斯應疫癘荐至水旱相承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朕自嗣位逮及六年連兵不解以逾四稔雖本非獲已乂在濟人而事有重勞敢忘咎己皆以朕以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田實石於此矛則不德人亦何辜愧恨積哀痛心疾首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將使反側獲安則干戈自弭賦役差減則衆庶就康還定流亡與之休息猶懼思慮不周於庶務誠感未達於遐方一理失中一夫不獲則何以謝天譴致人和俾代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復克山南東西荊南湖南鄂岳江南江西淮南浙西東嶺南福建等道宣慰安撫使嗚呼往厥率職敬此朕命慰勉征戍勞徠困窮訪其所要察其所弊淹滯必達冤濫必申无憚幽遠而不被无略細微而不恤洎于編甿比屋咸若朕之躬親股肱惟良則予有賴其諸道將士並准今年正月一日制嚴備壇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將速具名銜等第上奏悉與甄叙其有殊功勁節越超常倫列條事迹當優奬百姓每年兩稅

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停課勉農業各令安業寇难既定漸
率干戈朕當躬先簡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外亦更減除其諸事
緣急切交須處分者即所在節度观察商議裁度處分務合
便宜其餘利害還日上奏朕當詳省以求厥中宣布遠迩咸
知此意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制

朕獲承先顧付以大器懼德不類貽列圣羞虔躬惕勵罔敢
暇逸將欲立法一致和平小信未孚心遂阻理化乖當百度
失中君臣之間欝堙不達致寇雖深於罪己興戎猶昧於省躬
期靜乱以濟人反勞師而黷武行者被傷殺之苦居者重賫送
之勤四海騷然靡有寧處京輦之下杼柚亦空環列之中遣戍
殆尽略内而勤遠安居而忘危賊臣誘姦乘間竊發豺狼穢于
宮闕士庶陷於塗炭作威以毒仇視我人万姓嗸嗸呼天无告有殞
踣以抗節有脅從以假命且一夫不獲辜式在予予以君臨万邦作
人父母既才克復育又從而咎之其心愧悚一食三嘆退舍内訟
分于梁岷庶乎有瘳以荅譴戒皇天悔禍宗社降靈腹心爪
牙奮謨宣力元惡稔慝脫身遁逃餘黨歸誠率衆附欽殄氣而
闢閭闔剪鯨鯢以清郊原亟夏再寧室家相慶非將相夾輔王
室卿士交修予違軍旅叶心畢命尽敵豈伊寡昧克復興運戡定
大难載感予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克上都宣慰使勞問將士撫
綏蒸黎招集流亡安慰反側朕續當整駕揀白還京告謝于
祖宗請罪于天地策勳行賞大報忠良明宣所　咸使知
悉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勅

勅李希烈首乱淮瀆又侵榮汴允威之所及罔不脅從百姓既
罹於罔羅將士兼質其家口哀我衆庶厄寃莫伸雖欲歸降河
由自達朕為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横遭脅汙興言閔
悼有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
示褒勸其有以一州降者便授刺史封異姓王寔封五百户
以一縣降者便授縣令封郡公賜寔封二百户以万人以上

降者授刺史封国公賜食邑三百戸其餘各以功効節級甄升
列爵建官以侯能者朗然明信朕不實言宣示遠人各令
知悉

處分淮西赦

勅乃者希烈乱常阻兵圻号汗脅士衆殘虐黎朕志在好
生誠深罪己為人忍耻不忍加兵惟茲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悪
不替舊勲詢于衆情請拜戎帥人亦労止期於小康旋乖恤
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朕薄憃俾人不寧撫此万邦且愧且
悼猶頼将校士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死撓以此節効
良可有嘉所宜慰安俾洽寛澤應将士吏人承前所有罪犯元
軽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更新其先受庄宅財物等各以
見管為主将士衣粮并家口粮等一例並准舊例以時給付不得
停減先令優與賞設亦准元勅處分務令豊厚以稱朕懐仍加
暁諭各令知悉

建中四年伐兩河詔

勅朕嗣守大業於今五年承祖宗之烈受明靈之眄命何嘗不損
己求瘼示人如傷思省徭賦以康邦俗納群生於壽域躋大化於
升平而德固虚薄志不昭感叛人未附戎馬方殷在予之責鑒寐
多懼自兩河肸誕先逆相因殺害元辜切盜城邑搖蕩我邊鄙
蒐食我黎元勞我師徒費我征賦累更時歲未克底寧朕子
育万人務康暴乱弃其細故待以初誠申之以大信示之以好
悪将冀迷而乃知復困則能通亦欲先徳后刑有征無戦亦不
勞師旅以及和平而已歲和禍心自相搆豐侮侵朝旨偷恤甲
兵去順効逆曾元悛忠謂天可因謂責可逃緩之則為患日深
逼之則矯困窮究挾蔵詐匿詭毒万端陷此忠良申雪元路朕
為人父母寔所痛心豈可忍此姦回為之覆燾是以大整師
興飛輓相次軍供之費餽運之勤屢擾農商或擅其利州縣
貢賦重及疲人朕心在止戈日冀蠲復先志未就后慮継之徴
責既加名自猶廣百姓私養元以自贍惟是夙夜不遑晏寧

豈不知耕織之艱轉輸之勞苦每一念至載深憂旰儻上玄垂
祐烈祖降靈憑將帥之謀股肱之力俾我一戎永清四海則頒賦
名目悉停兩稅定數亦各減放以便万姓咸興昭蘇各委節度
觀察刺史縣令所在部邑明加曉喻使知予意朕欝于大道
遠迩未臻必假人力以清多難宜布中外咸使聞知

貞元元年八月尉撫平盧軍先陷在淮西將士勅

勅淮寧軍將士等頃自平盧來越赴国難涉溟海不測之險滅
元賊作乱之徒其后分鎮淮南西防秋壠上奉我王事久著勲勞
或者老見存或子弟相継舉其誠効並是勲臣頃被李希烈脅
從元路申雪永言勲舊寔可憫傷近者已勅諸軍不加征伐莫能相
率帰保功名副我念舊之心成其自新之節其陷在淮西將士應有親
族在節度観察使及刺史縣令等切使安存使皆得所如有在宅
店輔奴婢六畜産業等各任如舊不得輒有侵擾如全家沒在
淮西更无親族為主者即官為檢校待當主復即時檢付仍分
明布告咸使知之

遣使宣撫水災州軍

朕以薄恵托於人上勵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誠不動天政或多失
陰氣作沴暴雨淫臻自江淮而及荆襄歷宋亳而施河朔其間
郡邑達有水災城郭多傷公私為害壞損田舍次及田苗或親
戚之漂淪或資産之沉溺為之父母所不忍聞與言疚懷良深惻
憫夙夜祗畏悼于厥心是用寢不獲安食而忘味時宜賑恤庶洽
幽明宜令中書舍人奚陸往江陵襄郢隨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
姚濟括往陳許宋亳徐泗等州祕書少監雷咸往恒鄭棣
深趙等州京兆少尹韋武往楊楚廬壽徐濮蘇常湖等州百姓
困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慰使以賑給死者各隨物故所在官為收
斂埋瘞其田苗所損委宣撫使與所在長吏具奏於戲一夫不獲
一物失所刑罰不中賦斂不均皆可以失陰陽之和致水旱之沴
其繫囚及獄訟久未決者所在長吏即與決之務從寛簡俾從
寛滯貪官暴吏倚法害公特加懲肅用明典憲災傷之后切
在撫綏咨尔方鎮之臣洎予守宰宜悉乃心力以恤此災宣布

中外使咸知之

令潘孟陽宣慰江淮

理天下者先修其國國命之重寄在方鎮共理宣惟列城為政繫乎黔黎然則疋夫之耕疋婦之織積微咸著以供國用永念烝庶厥惟艱哉頃年以江淮租賦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臨之初務從省便遂令使府歸在中朝或恐巡院既多職因交替新制未立舊日已紊況汴河而東瀕海之右多名都奥壤疆理接連如或征戰不均徵輸难濟物軽貸重法弊人劳又聞江淮數道比憊時雨深憂黎庶之不足軍国之關供政有所不宣事有所未便宰政有課績官吏有否臧爰選使臣申我休命宜令度支及諸道塩鐵轉運副使戶部侍官兼御史大夫潘孟陽專往宣慰諭安吐渡詢訪便宜蠲除疾苦安人利國稱朕意焉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六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七

政事

慰撫下

宣慰魏博詔

宣慰鎮州詔

宣慰幽州詔

遣使宣撫諸道詔

為將漳王事安撫中外勅

令李踐方充西川宣撫使勅

遣使宣慰諸道詔

命李回宣慰巡鎮等道勅

遣使宣慰安南兼管勅

遣使宣慰徐宿二州勅

安恤天下德音

宣撫東都官吏勅

遣使宣慰蘄黃州勅

慰撫下

宣慰魏博詔

奉君親竭忠孝人倫之大端也賢智所以盡心賞功勞懋名節國家之急務也皇王所以致理朕嗣服丕業恭臨萬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暨怵惕惟勵載勤于懷常以為宵質稟靈皆思嚮善亦在甄明撫導惟示至誠樹績必使其无揚罹患必圖其安緝永言及此終食豈忘魏博大藩東夏屏軍戎勇於見義黎庶懷于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為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恩而盡力申節効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大寧斯獲予志昨者季安薨謝其子幼童姦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慄懼致覆比屋凋傷疲於杼軸田興伏義奮發剪去憸人大安方隅屢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丕変舊俗忠諫指切感于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封畧言念將士同德叶謀守正如金石之堅凌寒挺松栢之掾垂令名於不朽示臣節於將來清風載揚丹款可鑒嘉尚歎息勞於寢興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內百姓等身勞耕稼力竭征徭念念于每懷用當憂憫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陰院諸道合進內庫綾絹絕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六州縣百姓差科宜給復一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田典遂一便宜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生之德期洽衆心魏博管內宜赦見禁囚徒其與叶心立功大將及判官等委田興具名銜聞奏當有甄異如有父母在別加優恤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校等或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委田興條錄聞奏當加贈如有家口見存宜厚加優卹管內高年惸或天寶遺人夙霑皇化或孤獨廢疾不能自存田興差官存問仍量給粟帛管內有請勤奉職為衆所知者田興具事疏奏聞當加進改如身在丘園行義素著或才兼文武名節可稱亦委田興具名聞奏贈太尉委安姻戚舊臣嘗任將相飾終之典宜示優崇其葬事委田興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從周厚田厚田興懷諫在疚之初政出群小因政軍府騷然不寧以其幼年善念切不及卹人厚下难恐不豐庶手大治雍熙遂橐弓矢為仁由己其道信然樹德務滋在乎終始凡百多士宜悉朕懷

宣慰鎮州

朕聞帝王之宅定四海于肓羣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燭其發號施令也如
風其行慶布惠也如雨故能上符天道下感人心朕自嗣守寶圖將欲恢
弘王略當懼化有所未至思有所不周乃睠裏方初喪戎師念乎三軍之
士洎乎四州之人或懷忠積誠有思用命或屢經荒兵役而望恤何階今則
昌運一開誠著王承元首陳章疏願赴闕庭思父兄之名固君臣之義已加
殊恩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心協義毋踰載申方欲効其器能各宣
列於爵秩大將吏重歸牛元翼等已並超授榮職令更都加厚善示深恩
無以四州貧下百姓當敷賑贍之惠俾識含育之仁宜令諫議大夫鄭覃狂
鎮州宣慰親諭朕意仍共賜錢一百萬貫以內庫及戶部見在定段支送充
賞給將士無代四州貧下差科州縣之中有殘破頗者委弘正量使宜優
卹務令存濟朕人以王澤所洽天網方收宥過釋宪與人休泰其管內見禁囚徒
罪無輕重並宜赦免其大將等雖已頒賜官爵或慮有遺并判官等宜委弘
正其名銜聞奏如或父母在者別具上聞當加優卹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
校等或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此有色亦修錄奏聞當加追贈如子孫見在
厚加優卹仍具奏聞四州之內有高年淳獨或承平遺老夙覩皇風或孤
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差官就問量給粟帛四州之內有奉職清勤惠及百姓者
具事跡聞奏當量加進改如有隱居山谷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
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獎者其名薦聞朕以武後之勲勞光于夔鼎士
真之恭格繼被節旄承宗感恩亦克立効永言十代之宥俾錫一門之
榮承宗兄弟並已授官爵如或未盡露及亦當具聞奏其承宗葬事亦
差官乃當禮物之間務令周厚嗚呼錄其遺忠延乎後嗣旌其衆善被
一方國有羨財不恡於卹隱朝廷無愛於賞功庶使八表大同五兵永戢
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宣慰幽州

昔我玄宗明皇帝浮姚元崇宋璟使之鋪陳大法以和神人而又益之以張說
蘇頲嘉貞九齡之徒皆能始終弥縫不失紀律四十年間海內滋殖風俗謹
朴君臣平和人無爭端卿大夫羣以臧罪鞫人於聖代矣況伺察乎由是綱
漏吞舟視盜不謹寇羯乘釁敎為氣妖天下特兵垂七十載朕頇耽未獲
承祖宗分不淨見四方無姑息之臣而九有復昇平之境矣上帝念我養
予忠賢盡獻提封恢績舊服使遼陽八州之衆重覩開元之儀者時予

侍中総之力也名藩重位子何愛焉劉總已極上台仍移重鎮兄弟子姪各授官榮大將賓寮亦宜起擢百姓等給復一年宜賜軍士錢一百萬貫以内庫錢充仍令慰使給事中薛存慶親諭朝旨與節度使丞相弘靖計會大將判官甄奨未及有父母在者並具名列上郡縣中有殘破甚者量便宜優卹管内高年惸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差官就問給賜粟帛官吏有奉職清勤惠及百姓委弘靖具事聞奏當與量加進改燕趙之間古多奇士隗臺如在代監之賢如有隱山谷退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奨者無委私靖具名薦聞於戲古人云安忘危親微對太宗以守成之不易茲朕小子無又何知而鎮冀克和苑復古慄慄夙夜不遑荒寧宴惟祖宗之休尚賴股肱之力咨尔輔弼至於方嶽尔當勉於姚宋之功予無忘於天寶之戒宣示史冊宣脉朕懷

遣使宣撫諸道

朕纂承寶位司牧黎人夕惕兢期於康乂一夫不獲實疚於懷如聞淮南等道歉旱頗甚比頻救接尚未底寧言念流庸豈忘宵旰又慮災荒之際賦斂以興不有矜寬能無重困故令宣撫俾克慰安令殿中侍御史盧貞往浙東浙西道殿中侍御史李行修往江南宣歙等道安撫其淮南管内減放今年夏稅錢二十萬貫文浙西道七萬貫文浙東道二萬貫文宣歙道一十萬貫文並委宣撫使與所在長吏計議量管内諸道州縣災歉重輕於上供及留使州内均減作等級蠲放其應合徵者亦須優容為立與長吏商量度其分具數條奏其四道管内州縣刑獄並令疎理以絶冤滯如有枉濫官吏不能奉法貪冒奇慘令百姓由此不安者察訪以聞仍審與觀察使已下商量據所在事宜利病務於綏葺苟有利於人者便施行訖聞奏又訪聞江淮諸道富商大賈并諸寺觀廣占良由多滯貯坐求善價莫救貧人致令閭里之間翔責轉甚夫裒多益寡著在格言周急勸分亦惟善政應旱歉州縣有富商大賈及諸寺觀貯蓄斛斗要所在長吏切加曉喻速令減價出糶者即如糶者即令賃借量取利各

立文記至秋熟後勒填還其高貲及寺觀亦宜安住不得因茲妄有擾所有斛斗縱是鹽商亦令准例出糶所放人戶徵科遠定分數書時牓州縣令早知委用安其心

為將漳王事安撫中外

朕以菲德奉茲丕構雖虔恭修己不敢暇逸而誠亮格物未能弘敷遂使奸兇懷非覬之端藩戚陰無君之責外註宰臣傍連禁吏林惕自咎中霄靡寧親臨鞫訊改寘刑典顧惟大義寔愧御家猶慮撿校之徒忿怨相尋遂至誣引或連非辜載懷惕戒宜諭深旨應緣漳王及宋申錫被論告事除今月六日已前准勅旨處分并捕捉王師文一人餘並一切不問宣示中外用躰朕懷

令李踐方充西川宣撫使

蓋天人之際相應如響祥侵云來各惟厥事乃者兵革始罷黎庶甫寧而蜀土載罹災沴方務終緝令又水潦為珍沉溺寔多載省奏章益深慮諒以朕澤不逮下誠無感通五事致咎此方何罪夙夜兢惶憫歎良深宜令戶部郎中李踐方充西川宣撫使應遭水人戶委與本道觀察使計會各量悅額所漂損多少等第分數蠲放今年夏秋稅錢及租子等如上常平義倉有斛斗處亦委德裕遵古開倉賑恤更量加優當使得生聚禁察苛暴存安老疾以副憂扁朕意焉

遣使宣慰諸道

大河而南幅圓千里楚澤之北綿亘數州近以水潦暴至隄防潰溢既壞廬舍復損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災沴或生業蕩盡或農收索然困餒凋殘豈能自濟是用勤灼疚于中懷令故遣使臣詳問疾害紓其墊溺之苦中以榮勞慊之方勉諭師徒安存孤老將我惠澤與蘇疲人宜令結給事中盧弘宣往許鄭滑鄆曹濮等道慰於戲朕自君臨勵精求理常恐一物失所每以萬物為心誠無通感時有災害夙夜愧悼不知所以宣示藩方喻茲詔命使寬其徭役禁其侵漁多方賑緩俾速完復布告毗庶知朕意焉

命李回宣慰幽鎮魏等道勅

勅或德親博皆出甲兵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改取是時元逵弘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筭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回鶻雖已遁逃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長華梟音敢懷狼顧迫於飢窘獲擾邊城仲武久欲蕩除俾無

焦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諭朕意各宜奮勵早建殊功解甲
勞旋免及祁寒之候止戈除患庶臻仁壽之期咨尔帥臣副予委遇宜令刑
部待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州鎮冀魏等道宣慰使 會昌三年

遣使宣慰安南邕管

勅四海九州莫非吾之赤子念茲遠俗尤用軫懷如聞日南自郭細為亂之
後漢洞頻有不安郎寧去歲已來屢為南蛮侵軼遠思黔俗載想疲黎有
枉莫伸無辜受戮者多矣想思朝廷之吊問若大旱之望膏澤也是用深詔
執事聿求使臣內外通班文武多士爰擇敏達副吾選求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太子賓客兼右千牛衛大將軍侍御史上柱國宋涯早列和門夙通軍志公
忠有素文武是經信彰美於棠芾政績茂宣於汧隴吾所求者尔其人平昔
司馬相如奉漢廷之命通西南夷路飛檄曉諭不勞師征夜郎牂牁等皆生
梗之俗猶能永奉漢法于今称之而況安南邕管皆吾審方雖遠朝廷咸遵
法理尔其將我憫惸之意深訪疾苦之源貧者撫之富者利之老者安之少
者懷之盡尔公慮究茲利病因宜制變臨事合權能安遠方克致寧謐
豈無崇秩以奬勤勞俾增石室之榮以盛輶車之貴無憚暇役佇行厥
功可守本官兼御史中丞充安南邕管等道宣慰使 大中十年四月

遣使宣慰徐宿二州勅

勅徐宿二州將士百姓等去歲徐州戍卒專擅迴戈殺戮都頭剽奪器仗
當時遠近言論朝廷便欲誅鋤朕以存好生為心懷土可恕不令詰但任歸
還將及本州又自疑阻責興悖亂遂恣猖狂因脅庶使監軍我害小使大將邀
求符節專挠城池朕再三招懷丁寧慰諭啓自新之路垂宥過之言奸計
逾堅慢辞弥犯塗炭百姓虐毒四封近年已来劇賊無比爰思止殺乃命興
戎稽緩霊誅茆將周歲然則兇黨之外平人甚多皆被脅從遣其駈使每聞
勝捷倍所歎傷今既底寧專令宣撫綏申明之深委使臣除孽利人蠲稅
節用軍士衣賜俾其計量種交是時已令給卹仍遣臨時裁度惟務便安
皆貢周才以展良術軍人百姓罹此橫禍數致然勉於營生安茲樂土其
餘事件並在德音指揮使臣專臨重此須述今遣左散騎常侍劉異兵
部郎中薛崇宣慰想宜知悉 咸通十年十月

安恤天下德音

自累年已来四方多故雖寧謐尚切防虞居安不忘於慮危有備可期於無

恵況海隅封畧猶集戎兵天下租庸半資軍食而又徐泗戰爭之地瘡痍僅平江淮災診之御流亡未占遂使物力凋耗人情難危言念烝黎良深憫惻朕臨寶位十有四年夏勤無一日之安怵惕居兆人之紹先生之遺訓守列聖之丕圖所以未明求衣分夜方寢靜思致理罔敢怠荒頃陛寮而委以腹心視褒宇而同於掌握管絃娛樂不替於萬機稼穡雖每臨於千畝今又物惟豐茂歲獲順成宜弘覆燾之恩用作生靈福應諸道州府軍人百姓委所在長吏各承詔年切務慰安瘡痍僅平者尤在撫綏流亡未占者倚深招諭物力凋耗之處速致安全人情艱危之時無更侵擾遠年逋欠且緩併徵近日歸還勿更加稅勸農重穀以脩飢荒訓卒練兵用防寇盜但躬行儉約政不煩苛省宴樂則務贍軍須絕餉遺則盡資公用漸使疲羸蘇息蓄藏充盈咸朕之憂勤寬朕之怵惕雖臣子之分必竭其忠誠而君父之心寧忘其誠勵我爵賞以訓有勞我有憲令以懲不一凡在万鎮岳牧邑宰僚佐各揚尔職克副予懷

咸通十四年六月

宣撫東都官吏勅

勅東都留守王凞河南尹劉允章及分司御史官僚皇城將吏府縣官僧道耆壽百姓等朕端居上京默念東洛常恐宗廟不得嚴肅宮闕或至蕭條省寺荒涼并卿凋耗府縣有疲羸之苦郊原貽蝗旱之災雖銜命以臨軫軍未期巡幸而臨軒貢慶常注憂勤昨者草寇憑凌王師討伐勤勞車甲綿歷星霜迴環於十二郡間塗炭於數千里內方聞剪滅又致狂猖王仙芝等縱肆生靈撫攻縣邑纔收陽翟又破郟城不日復陷汝州無擾郡守監軍使元黨既盛人心易搖尋聞洛邑震驚都城紛擾舊相護凡從迴避群官挈妻子奔逃工商失業以無依黎庶拾家而竟出朕每聞奏報弥切驚憂心如納隍手若執索便罷重陽內宴以示焦但之懷而宗社降靈神祇助順尋聞寇盜未敢侵踰吹燎火以南旋却洪波於此注令則官吏漸集至宜頓安公卿可以還舊閭巷足得復生業況閒秋田大稔物價稍低雖艱食於艱危必終成於康濟今差左諫議大夫楊授工部員外郎李巢專往宣慰凡居長吏官僚等切在條理安存必令減節征徭均平賦稅無使虐吏因疲人諸道師徒多已屯集累勅有司官吏不令供饋關道亦委使臣勞諭將卒專俟凱旅之日當行慶賜之恩

乾符三年九月

遣使宣慰蘄黃等州勅

君后惻隱之心必先於濟物朝廷發生之澤奉務於吊人納隍雖軫於四維臧燎尚延於數月朕每念愁毒良增震嗟王仙芝尚君等跼自推理結成嘯聚呼澤而豺狼相應掠地而鷄犬無遺是以所寇州城便為荊棘黙首盡逃於山谷遺骸欲遍於丘墟皆由時平不務於講兵歲久遂至於忘戰以致望風喪敗迎刀殲夷縣道皆空人靈胥怨嗷荒徒之未服念赤子之無辜蓋朕誠信未能感昭慰曉莫能通達須資漸於完復俾稍慰於流離爰命腹心往詢疾苦今故遣國子司業李夷遇將我惠渥卹彼荒殘極塗炭之沉淪解瘡痍之呻痛應汝隨申安蘄黃等州凡經王仙芝尚君長所攻劫處悉加撫荅遍問存亡其有已歸復人戶仰所在州縣各酌量遭罹重輕減放租稅其今年并至來年春季內所有差役並宜放免其田苗如經軍馬踐蹋魚人戶有戰陣死亡者全與放免其有衣冠士族乱兵橫罹重輕減放租稅其今年并至來年春季內所有差役並宜放免其田苗如經軍馬踐蹋魚人戶有戰陣死亡者全與放免其有衣冠士族放絰乱兵橫罹殺戮者仰於屬省錢內量給衣衾揩櫝速與葬送并為設祭慰其營魂衆暴骨遺骸委在城郭郊野無親故收認者宜作大塚以瘞之將校常主牙旗新舊加戰折股斷臂解脛隨充進不念身誓思報國忘歿者當與褒贈見在者終身不停衣粮仍令本州縣官吏遇誰不撓臨危向公杜陌兵鋒令嘉名節仰所在錄名奏聞當與追贈其有道路郵館之所傳遞驚急之時或驛吏驚奔賊徒焚燒仰宣慰使量所在物力重為經營冀備追風免妨乘馹其衣冠將吏軍人百姓遭焚劫甚者委州縣審細檢勘以義倉斛斗賑救且令粗濟飢危所在府庫困倉亦有不經劫盜或恐奸吏乾沒隱欺切仰勘驗虛實分析申奏其有留州留使錢物皆是十月已秋賦之初須仗前良漸自收斂節其橫費酌彼軍須講於耕戰之餘用濟公私之急其須添器械更峻城隍猶防烏合之徒重有鯨鯢之勢推我隱憂之意俾觀急病之能況十室之中必有忠信數郡之內漸復人煙所宜牙佩章弦重張琴瑟全由良吏善撫疲人應有緩急之間便宜所切州縣之利病奏請之未行仰宣慰使與所在刺史縣令細詳事由逐件聞奏無期知我萬機之重俟黎元而共安九重之深顧風俗而同泰委是將命以布朕心

乾符四年九月

唐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十八

政事

招諭

遣裴敦復往江東招討海賊勅

喻西京逆官勅

招諭僕固懷恩詔

招詔金商鄭州界逃亡官健制

諭涇州將士詔

諭梁崇義詔

招諭朱滔詔

招諭河中李懷光詔

招諭河中勅

招諭淮西將吏詔

討李希烈不許諸軍侵抄詔

招諭討劉闢詔

招諭劒南諸州詔
招諭蔡州詔
討王承宗招諭勅
討鎮州禁侵掠詔
招諭王庭湊詔
招諭王庭湊制
令鎮州行營兵馬各守疆界詔
招諭
遣裴敦復往江東招討海賊勅
勅近聞江東小有寇盜多因詿誤或被脅從輙聚萑蒲遂為草竊固當
自斃豈足在懷猶慮郡縣遐遠江山阻闊百姓之間妄有驚擾河南
尹裴敦復頻更任夙著高名必能慰諭甿俗肅清姦宄安人禁暴寔
佇良圖宜攝御史大夫仍持節即往江南東道宣撫百姓并招諭海
賊仍便處置迴日奏聞
喻西京逆官勅
勅西京應被逆賊安祿山脅從官張通儒田乾真鄧李陽安神威及諸
官吏等咸聽朕命我國家統天立極奄有四海百四十載于茲矣緝唐虞
之舊政恢周漢之鴻業蠻夷戎狄罔不敬從山川鬼神罔不祗肅鳥
獸魚鱉罔不寧阜五聖之德洽于人心上皇戡內難而昇中推精誠以御下
和平致理垂五十載而祿山殘豎大逆負恩以羶臊大羊之士受節制熊羆
之寄潛圖悖乱誘誑奚羯盜我府庫窃我朱紫偷我甲兵假我威力而
錫與我將士駈役我邊人脅惑三軍舉兵向闕載籍已來惡逆光悖未
有如逆胡之甚也夫國家屯厄自古有焉夏有夷羿之灾而少康克復
周有犬戎之難而宣王中興漢有猾莽之釁而光武底定盖厄運數時也亦
天將稔兇族之惡延國祚之意哉朕今親揔六師次于岐下使郭子儀領朔
方精騎三萬步卒五千并迴紇兵二萬人使王思禮領安西北庭河隴馬步五
萬合其勢東收長安馮翊平陽河東絳郡一麾已拔不勞血刃又令劉正臣領
平盧精連奚契丹南收范陽又令李光弼程千里領馬步七萬出太行收河
洛人百其勇華夷一心指期克日掃蕩區宇卿等或累葉崇勳或清時良吏
乃祖乃父忠貞本朝一朝蒼黃遇脅狂寇想皆被註誤應非本心退為兵刃

所臨遁有妻孥之累俛俛受死逼迫畏威權從賊命遂失臣節便復惶恐
歸順無由朕深察之可以言恕且為不善於昭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
於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天道固然神不可罔自昔作乱首禍孰有不誅
夷滅戮者哉卿等宜審鑒是非自圖成敗翻然改過轉禍為福或率使侶
歸順或以一身來投官軍皆捨其罪如能轉殺逆黨兼以兵降當加厚錫
非止免戾尔無反側朕不食言今故使人特詔往諭去就之計即宜報來
無殺使臣以厚尔過若須達表疏亦別遣行人朕必全之却令報去春秋
有反經之義吉凶之勢在於斯須 至德二年月

招諭僕固懷恩詔

仇命大臣自天所授納干將相委以腹心休戚寔同始終無易太保兼中書
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大都護充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
鹽池押諸藩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大城水運使兼河中副元帥上柱國大
寧郡王懷恩朕之元輔上帝賚予道備五才能包三傑長榮制敵精誠
感神夙奉先朝志平多難投旗朔野扈蹕岐山前駐啓行所指皆尅收關
河之襟帶復都邑之衣冠以義斷恩毀家殉國躬懷甲冑驅馳十年遇戰
則酣逢堅必脆揔統戎旅通和夷狄決策東向殲厥渠魁掃清祆氛芟薙
逋梗海隅萬里一舉蕩平遂欲息馬投戈坐而論道當朝大政並以咨之
聽載賡之歌為千古之式移軍汾上方欲凱旋疑隙之端搆於群小浮言
初起正以強大自嫌邪說又生或謂功高不賞以滋淹恤因有沉猜撫之
若驚喻之未解朕以白日旌信明神鑒心若有負功臣是大欺天下為
人君者豈有此乎尋聞聚族而謀知欲垂橐入覲其子湯猶懷反仄更
者遷延少年輕佻操履非正私庭跋扈違背君親朔方義師心如父子怒
其懷貳遂其梟懸凶子既誅大軍方擾蒼黃奔竄遠在邊州察其深
衷本無他志蓋緣憂懼漸及於斯眷念之心無忘鑒寐況勲書盟府
像列雲臺錄功念勞豈以小而累大君臣之義情寔如初厚祿榮班固
宜仍舊但以河北諸將自竭義誠朔方三軍已有管屬不可更置統領
復為節制其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大都護及河北副
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宜並停其太保兼中書令上柱國大寧郡王並如
故但當詣闕更亦不疑再三言提庶早牽復欲令方寸懸示萬邦尔無
我虞朕言不再久勞于外必無成成救之桑榆洙未為晚甘言之誘王

者不為危而悔之何嗟及矣切令宣示遠副朕懷

招諭金商鄧州界逃亡官健制

勅車興十年征戍未息禦海之士服勞干戈各著戎勳豈忘臣節或統
諭之處失於撫循致令離遏軍麾播遷山谷言念於此憮然傷懷金商
及鄧州界逃亡官健等往以數州之間道路氛梗哀我將校寓當寇虞
戰守之功始終可録誠宜自愛共保令名豈賞罰所加或非適中而資粮
不給由此無聊遂至流亡因相結聚竄身重險求活草中迫以困窮焉
能自因既非義取又懼刑章豈不懷歸良有以也且君示人以信必在推誠
臣事上以忠莫如遷善儻翻然相率歛枉而来自合弃瑕況其無過朕
當捨而不問咸興惟新智者見於未萌古人重其改往遞相勗勉早決良圖
仍委刺史縣令自賫詔書親至山谷分明諭旨一一招携所有懷附切加
慰納問其所欲各使便安若願歸田農當恤生業如請軍任亦聽食粮
務令悅從以洽朝化宣示將士知朕意焉

諭涇州將士詔　楊炎

告涇州將士等朕自臨寓縣體道未弘施政未洽頃以原州在西郊内地密
迩王畿而夷狄往來於焉畜牧戎心既啓邊事益勞所以議築其城將
為久計不能遠徵夫役遂使近借軍人故命賫四十日粮擬令事畢即放
朕卒然改易軍使不及與將校商量而狂謬之流扇動生姦遂令尔一州
士衆狼狽失圖在予闕詢謀之義俾尔陷反側之黨而事不得已至於用
兵既有攻圍頗有傷殺哀我將士忽為寇讎靖言思之孰甚茲痛是以夙
夜軫念思有其辜況尔等服勞王家積有年歲肅宗因尔以正天下代
宗因尔以安封域備歷艱險莫非誠効朕方倚尔為股肱之衛視尔如
父子之軍豈謂事起蒼黄変善成悪今重圍已合諸道悉會欲引涇
水以灌州城念尔一城之人亡命相守城陷就戮豈可求生朕是用隱然疚
心益加憫悼況吐蕃和使見在闕下迴紇可汗來冊命積年外惠今既底寧
伊尔小失理宜容貸今既遣官特赦尔罪自聞喜已下一無所問尔欲
求之戎狄予不汝違欲散入諸軍亦惟尔志衣粮之不備者並合資給
道路之不達者亦令導送亡者勿得追捕來者厚加禮接朕方責己悔
往示大信於天下終不同尔將士而為誘詐予言不信天實棄予嗚呼朕子
肯黎元因其得所而令尔一州士衆進不獲盡忠於國退不獲自保其家

圍守　中敗亡是惧將何昭宣號撫柔夷夏朕　自咎天監于衷尔尚聽
予　言無感茲訓 建中元年

諭梁崇義詔　楊炎

勑朕聞君臣之分義固金石將相之職任同安危在昔哲王罔不注意体合
股肱則付之以大位道刑終始則載之以冊書所以保親諸侯弘樹一德者也
朕自纂統于茲三載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任夫難任安夫難安實賴公侯
藩輔作鎮于外將帥戎士盡瘁勤王冀忠賢之同德躋億兆於仁壽思
達寤寐動推至誠大開胷懷彰示天下雖奸邪不逞搆造異端離間往
來反白作黑下動危疑之勢上陳似是之言焚其表章前後數四未嘗
不寘以極法竄于窮荒庶夫讒諛社口謠妄卷跡中外上下俱臻太和
豈止同躰之不疑萬方之知我而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襄
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往以邦家不寧襄漢未靜奮自諸
將累建戎勳忠謀僉一保大安衆授鉞南糺表正江山勤輯士人克謹
侯度惠化周洽俗阜風移踰二十年績用光備內修貢職首課方州朕夙
茂勳德用崇爵命而忠規益勵亟請來朝期啓乃心以成吾事尋以郭
昔鄭茂勳鄭和叔等奸謀叅會庸狡妄作朕雖聽斷無惑真以嚴科猶
聞疑貳不安外求援助是何顛沛以舉謂我齷齪而憮然懷想深用歎惜
夫禹湯前古之聖后也一夫不獲有納隍之懼齊桓霸者之中人也舉讎
棄怨致九合之功朕上為人君子育萬國涉道曰淺誠明未敷使心腹耳
目之臣負義懷忠之士坐相猜阻交質往來搆此異端頓虧大節須亦
頻遣將命諭達至情近得章奏猶云隔在恩外言之有犯豈是乎終
用咎悔永思更始今予命尔檢校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
並如故惠賜以鐵券鏤其勳庸期于永終與國無極是表至公之舉用昭
勿貳之懷嗚呼其敬之哉無再聽邪說無外蓄弘心唯臣道是固惟團
章是守天命可畏敬順予言其管內諸將三軍官健久勤征鎮咸著忠
勞數年已來未更叙錄比類諸道寔合甄收其大將委中書門下即條
件進擬自餘委本使一月內具名聞奏仍令殿中侍御史張著與使孟
遊仙同往宣諭布告軍府令悉朕懷

招諭朱滔

朱滔受任薊門累著誠績委遇既重祿秩亦崇臣節中虧自貽伊阻洎

賊泚措僣竊上京第兄之親在法無捨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不復固敗是求蹙喪而歸既困方悟累獻款疏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款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君上懷柔之情永忍拒絕且善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宜威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跡先彰朕當掩疊錄勳與之昭雪宣告衆庶咸使知聞

招諭河中

李懷光往因職任頗著幹能朕嗣位之初首加拔擢託為心膂授以旌頃歲河朔不寧令往征討任兼將思極寵榮及朱滔狂猖誘奸作乱擾動京邑逼迫奉天光率領全軍奔赴國難兇逆逃遁宗社再寧保安朕躬寔有所賴委元帥河中之權兼太尉中書令之秩廣增真封賞及宗親人臣之盛莫與為比豈朕報懷光不崇京邑來收嫌疊已情被朱泚潛使奸人說誘又受張佋等惑乱之貽曾不覺知自生疑阻遂與元惡通和往來朕志在推誠事皆掩覆禮遇轉厚委任輕深都不悛心惡日甚勅書慰問將士懷光並不合宣三軍咸欲收城懷光並不令出自云已共朱泚定約並不能更事國家兼朱泚所遣來人見宣慰勅使公言迫脅無復君臣朕以眇身獲承鴻業務全大計遷幸山南蒼黃之間備歷危險賴朔方等將士保守惠義恥陷惡名不謀同辭誓守臣節懷光知將士之意不可改移徑往河中偷安朝夕據其罪跡情實難原然以奉天解圍嘗著勳烈昨又遣男璀等謝罪懇請束身朝朔憫其改過之誠命其赴難之効以功贖罪務在優容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齎先授懷光太子太保勅牒河中宣慰訖三日內便與懷光同赴上都所在保護不得邀截驚動違者按以軍令仍許懷光將百人已下隨身防援如欲便令家口同行亦聽懷光若到闕庭必保全終始厚加恩寵待之如初仍賜實封五百戶子孫承襲代代無絕信如皦自朕不食言朔方軍素推忠義國家每有危難未嘗不立大功子儀再收京城皆是此軍之力昨又遠從河北來赴奉天逆賊畏威望風奔遁眷言殊績朕豈慙忘其軍將士各竭忠至叶心戮力橫遭迫脅無路自申每一念之痛心自咎皆者君臣阻隔只為懷光一人令懷光自請入朝猶捨其罪況諸將並是加功臣各宜坦然更勿憂慮所有官爵實封并賜名定難功臣一切如故仍准元勅超五資與改轉

招諭河中勅

勅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勲業冠時雖虞
已來常濟國難肅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歲朕任奉天
胷黨攻逼解圍赴急亦類此軍二　念爪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
豈忘傾以懷光背恩生猜阻熒惑將士汙脅忠良朕頻降詔惻深衷今王
師四臨即至尅捷將士百姓疑欵附甚多或弃其鄉園或悄其家族脫身効
節良有可嘉特宜撫綏以奬誠効應効准西及界內及鄭汴等州將士歸
順者委所在節度防禦等使收管切加存恤優給資粮仍具名銜奏
聞當與甄叙并給遣衣賜其百姓從賊界歸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量
以本道本州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願便住者即配死户因産使營生
業若欲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不得止遏所至之處準前
優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陷寇中諒非獲已但能効順即是平人務於
招綏副朕所恤

招諭准西將吏勅

勅朕臨御已來連兵不息自經播越方歷險難耳聞鼙鼓之聲目觀殺
傷之苦由是覺悟悔於興師既省已以知非欲人之遷善至至乃歲充
賞設席支即據界首及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統
節度防禦都團使即條録功第名銜聞奏並與甄叙其行營將士仍各
放埽本道明加宣諭令悉朕懷授王武俊司徒李抱真司空招諭朱滔制
勅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崇重不常厥官天
祚皇家茂生才傑比義齊烈同寅協恭以德允台階之望以勲當井賦之
物錫聿膺並命副式具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
持節恒州諸軍事守恒州刺史成德恒冀深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琅琊郡王武俊東心沉密臨事果斷忠而能力勇且有仁奮發之初　魁即
戮危疑之際大節克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武軍澤潞磁刑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使營
田使上柱國符陽郡王李抱真質重氣和內積外朗智窮變化守必以恒　明
誠動有攸利謨猷屢告規益弘多皆戮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鞫旅同討不
庭伏丈義而萬衆叶心体至公而千里契同合軍旅呼吸之頃決策於指麾
之間并轡載馳執俘親皷兇徒殄殪河右廓清國家　比顧之虞姦慝

沮南侵之計時乃厥功茂焉敷五教以阜人切九土以居衆俾尔更踐偏風
洪休仍加真食以貽後嗣武俊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寔封五百
户餘並如故抱真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户餘並如
故嗚呼古人有言惟治亂在庶官矧惟輔臣與國同躰明德朕命尔其欽承
朕嗣位不明輕貴尚力謂武可以靜暴漫謂刑可以懲姦邪德之不修乱是
用長士馬疲耗烝黎流離罪朕躬誰任其咎自去歲遭変再經播遷歷山
川之險艱知軍旅之劳苦惟省前過悔憤盈懷追往事而不及庶後圖之可
補以九廟為重而不書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妄有加諸朕之誠懷
竟未宣布夙夜自愧寢食不安今時屬嚴凝側頒衣賜豈以懷无一人拒命
遂令將士並不霑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　河中絳州朝
邑將士等令春冬衣賜並準一月二十一日制緣赴奉天解圍功等第給賞錢
物等宜令所司並許料別收貯待道通流即當時支遣其歸順者續給其
將士等先賜實封一切準元敕並配州給牒馬燧渾城逐分送付令其差人
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悉朕意

討李希烈不許諸軍侵抄詔　陸贄

勅李希烈阻兵淮石虐害蒸人朕哀憫無辜橫遭脅制若興師行討即
玉石俱焚所以頻下詔書再三開諭曾無悛革但益憑凌忠勇之徒皆
思奮擊朕悔於在伐務在含容豈以一夫無良遂令萬性罹禍安人
忍祉是朕素懷今東作方興凌秋在近儻行侵掠深害農功一方之
人實足矜愍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道都統節度防禦團練
等使申明前勅嚴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穫賊若不先侵軼但自
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其侵抄務宣朝化以洽人遠仍於所
在界首明加招諭咸令知委

招諭討劉闢

劒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鎮守備各有區分頓因元臣薨謝隣境不睦劉
闢乃因虛搆隙以忿報讎遂劳三軍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道務安人遣
使宣論委旄鉞如聞道路擁塞未息干戈輕肆政圍擬圖吞併為臣之
体義在勝殘命將興師盖非獲已宜令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領當道
士馬與劒南東川節度使李康犄角應接仍令神策行營節度使高
崇文領馬步五千人為左軍左右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領馬

步二千人為攻軍並相續繼發仍仰高崇文等各差人先與嚴礪計會齊進朕以三蜀　人本無過犯征鎮將士各著勳勞迫於威制不能自拔各宜分明曉諭令悉朕懷如劉闢稟奉朝經抽兵却歸　鎮朕務存誠信必當委待如初其效順　誠臨陣歸疑高位重賞當不食言如尚執迷自貽覆滅法既無數令在必行宜一乃心恭守所職其置頓粮料等仍委度支使差官勾當無令闕夫

招諭劒南諸州

朕聞皇祖玄元之誡日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祗服故雖文告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姑務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任弘我廟勝逐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枉成命者雖乖於理体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違卿士之謨遂允僥求之志朕之於闢息尔弘矣曾不知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兇畜梟鏡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五圍迫梓州誘陷戎臣塞絕劒路師徒所至燒掠無遺干紀之辜擢髮無數朕為人司收育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捨是用叶群率之謀除百姓　害永清妖孽底定一方伐罪弔人於是乎在其逆賊劉闢在身官爵宜並削除今王師鼓行尋濟天險捽潼城守已解牧圍壓邠生螢坐看樸滅其西川將士如有乘此聲勢飜然段圖梟斬兇魁以効誠節必當特加爵秩高位重賞朕無愛焉其餘將吏等但能去逆効順以所領歸降者超三資授官以一身降者亦與改轉長行官健歸順者並與叙録仍加賞給其西川管內刺史等當其阻乱熟克靜柯雖革表未通而哀誠可見今能歸款亦仍籍職如或乘機立効因事建功並特加酬賞務極優厚夫皇王之道弔伐所加義在除殘情非樂戰圾脅從同理必誡於但征焚溺是衷俾興於傒怨禁暴上乱其在茲平況有跡陷兇徒心非黨惡歸我無路遂至論胥言念斯流尤深軫惻所以明喻將帥罪止渠魁其餘染污一切勿問布告遐迩宜悉朕懷

招諭蔡州

勅朕嗣膺寶位于茲十年每推至誠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於大和宵衣旰食意屬於此今淮西一道未達朝經擅自繼襲肆行寇掠將士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遂令北軍若墜淵谷朕每念此為之興懷思去三面之羅

庶遵兩限之義故擇慈惠之長授之隣封俾申朝旨敷栽文信山南東
道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
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嚴
綬信能及寬以服人道融謙光志尚柔克一登揆務三命齊壇戎機吏術
靡不更練必能招懷不類敷我國恩宜授兼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仍與鄰道
將帥等即同糾率共申曉諭其淮西將士官吏等如有歸國仰量其高下便授
職任仍具聞奏即超授官爵縱舊有罪犯一無所問吳元濟如來身歸朝亦當
棄瑕錄用其百姓有歸投者仰便給粮食仍與田宅務加存卹使其安堵待
事平之後淮西將士宜共賜錢二百萬貫百姓給復三年詔書所不該者委
嚴綏量其所宜條件聞奏庶盡綏懷之義以申生育之恩若尚敢執迷不
能遷善至於問罪自有常刑宜以誠懷使其知悉

討王承宗招諭勅

勅自古哲王之有天下也懲其暴亂則法所宜加察其情然則罪有不及故太
尉兼中書令武俊忠扶邦國節著艱難覩視冊書想見風烈而承宗毀弃
門户遠悖君親遷肆姦兇自貽討伐欒盈干紀寧忘武子之勳蕭延
紹封無廢鄫侯之嗣矧忠而見節禮以議賢宜降深恩庶行中典載明樵
採之禁無茂歸降之制好生之德俾洽人心止殺之源用孚朕志其王士
平士則並宜各守舊官其武俊賣封仍特賜士則承襲鎮州大將著茂
勳言念其勞每用增歎其有貪封者並且依舊不須停給如領兵軍將
以所領歸降者超三資與官賜實封二百戶仍賞錢一萬貫文其武士真松
楸墳墓行營諸軍並不得輒有毀伐除暴勝殘事非獲已布德施澤仁
豈遠乎用彰弔伐之師式示皇王之道宣布內外宜悉衷懷元和四年十月十七日

討鎮州禁侵掠勅

勅鎮冀管內諸州百姓等其匪王人皆同赤子蓋恋生業遂迫兇威暴賦
急征既嗟於無告冒鋒鏑刃又慮其俱焚言念于茲良深憫惻其應討
鎮州諸軍所到之處宜先存撫百姓使安其業勿令虜掠傷害以副朕心

招諭王庭湊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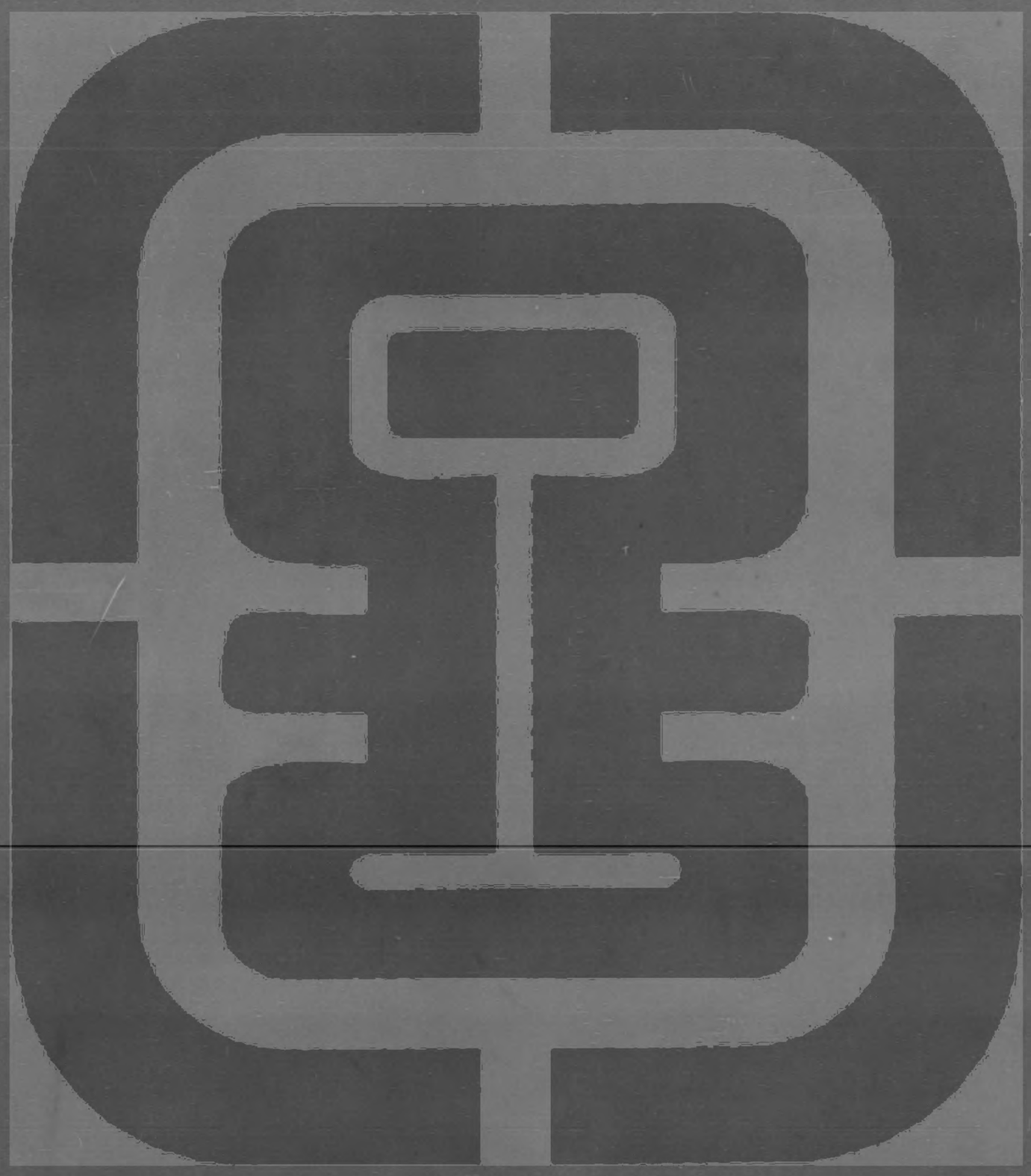
朕初撫天下實在便安故委同捷節旄鉞以華壤顧彼董薛子豈當之然蔑
弃君親不合容覆忠臣義士咸同忿嫉非朕生事致於興戎廷湊承累朝恩
榮據四鄙士衆將謂率先問罪以圖開勳而乃影援逆誅干犯王旅諸道使

命繫為累因內兵滄州抗戰四境交支郡之管鑰弃隣好之姻親無恩於家忠義於國而猶特降中使許其轉詞肯堅執曾無少悛近者令又
宰臣遺書許以効順王誥一去寂耳無聞朕以成德一軍代建勳力聆風拭目待之實殊豈為廷湊一人致使傷及百姓今迫藩臣懇請連章繼宣示群公卿士參詳可否以觀衆情義容殊列狀斯在今亦酌其簡便以適事機亦以嘗在先朝曾効忠款寵奬逾等驟至三公開其自新以全節朕之恩義亦不負矣其諸道與鎮州隣接處宜並絶其進奉嚴加警備其有
突犯及隨指揮並宜依詔旨處分諸道須有移軍出界並不得焚廬舍
横加殘害歸投者撫之如有忠臣義士以一州或城鎮降者
並依討滄州例處分其上都進奏院宜令御史臺京兆府切加守捉禁其出
入待後勅分如廷湊翻然改悔乞効忠懇上表陳誠須有聞奏亦委隣界
當時轉為進止不得停留於戲朕示以帝王至仁以安兆庶以黄老清淨
用寧寰宇文告屢於而不從兵革在郊而未戢德不能洽誠有未孚致
費嗣哀多愧歎 天和二年 月

招諭王廷湊制

門下聖人之教先德後刑王者之師有征无戰所以体人經遠要終責實
導利天下端一人情雖獲已務臻斯道朕以寡昧嗣守丕業威不能禁暴
叛戢干戈德不能濟生靈完物力以至于起師我之後陳原野之刑然謂有功
固以多愧始者逆賊同捉統戎專既弄兵侍寵待不受文告不服朝廷本責清
淨惟務含弘常欲安其反側屢其瑕瘢曾不悔禍是用但征賴天地降靈中外
叶力克渠就戮滄海南安我本興師事止於此言念士衆以及里閭並遺膏從
久陷塗炭殺傷之外殘瘵可哀已各有奬録及令賑恤仍委長吏加綏緝
王廷湊因緣同捉遂此沉迷及交鋒刃益縱豺豕今滄德既已平殄廷湊猶未
悛懲合乘兵威便面攻討然欲更令思省未忍重有傷殘又以行營諸軍久
勞于外憫其暴露且議旋歸況兵有可用而不用謂之不武則失柄有不假
用謂之黷武則興乱施張在我豈止一途其鎮州四面行營兵馬並宜各歸本
界且自休息使耕農不廢儲峙有常見存者苟獲阜安朱來者亦將焉
往朕志已定姑務保寧諸道縱有能指期攻取鎮州者亦非朕意何者廷
湊一身負累三軍百姓皆是吾人豈忍非辜罹其殺害朕為父母義切生
成每念迫以兇戎不得保其性命或使役夫念家業或割剥資粮或朝夕

不免於飢寒或冤濫以致其愁痛寢食之際未嘗蹔安其幽州河吏易
定齊德昭義魏博等道但要保境勿相往來若廷湊以四郡之地三軍之
衆率誠歸闕翻然効順則不獨弃其舊惡兼亦別議新息以至自知計力
窮盡而能束身請命亦當待以不死唯此一事與達表章其餘並勿聽
信鎮州四面節將或功勲已茂或感憤方深皆欲乘時以圖盡敵然国之本
愛人為先縱能翦平豈免傷殺今但環境設備使之不能侵軼須以歲月自
當誅除此所謂不戰之功不勞而定也其應討滄州行營將士並已遣使各加
賜勞其死事之後傷痍之人及濵河州縣兵戈所聚水潦為敗者並有制命悉
令惠養優恤副我意焉然猶慮長吏未能將明或有漏落委中書門下准
五月十三日勅詢訪事寔務令周給於戲我理天下但恐道化未至不慮寇孽
不平若宗社之靈風教所及則四夷八蠻猶當航海慕化而來豈山東四郡
獨能拒命夫退修教而降崇不戮人而克鼓予之所尚今也其時凡在中外庶僚
群帥悉力竭忠尚弼予理宣示遐邇各体朕懷主者施行 大和三年六月八日

令鎮州行營兵馬各守疆界

聖人之教先德後刑王者之師有征充戰朕以寡昧嗣守丕業威不能禁暴
叛戢干伐德不能濟生靈完物力以至于起師戎之役陳原野之刑然謂有
功固已多愧始者逆賊李同捷統戎專地弄兵恃寵不受文告不服朝廷本貴
清靜唯務含弘常欲安其反側匿其瑕穢曾不悔禍是用但征賴天地降靈
中外叶力兇渠就戮滄海甫安我本興師事止于此言念士衆以及里閭
並遭脅從久陷塗炭殺傷之外殘瘵可哀已各有奬録及令賑卹王廷湊
因緣同捷遂此沉迷及交鋒刃益縱豺豕今滄德既已平殄廷湊猶未
俊懲合乘兵威便圖攻討然欲更令思省未有重有傷殘又行營諸軍
久勞于外憫其暴露且議旋歸其鎮州四面行營兵馬並宜各歸本界
且自休息使耕農不廢儲侍有常見在者苟獲阜安未來者亦將焉
往其幽州河東易定齊德昭義魏博等但要保境勿相往來唯廷湊以四
郡之地三軍之衆率誠歸闕翻然効順則不獨弃其舊惡兼亦別議新恩
唯此一事與達表章餘並勿聽信於戲我理天下但恐道化未至不慮寇
孽不平若以宗社之靈風教所及四夷八蠻猶當梯山航海慕化而來豈四
郡獨能拒命夫退修教而降崇不戮而克殷子之所尚今也其時凡在中外
庶僚群帥宜悉力竭忠尚弼予理 大和年月